#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七

江陵　叔大張居正　著
後學　曾可前
　　　高以儉　校

## 辛未會試錄序

隆慶改元之辛未復當會試天下士届期禮部尚書臣晟侍郎臣希烈臣大綬以請　上若曰玆顲俊登獻惟重典其命輔臣居正典試學士調陽輟講筵事副之臣秪奉　明命不勝大幸伏念臣一芥草茅經術淺陋徃荷　先帝簡拔侍　上於替邸時時誦說

所聞得效啓沃及　上登九五錄用舊學卽　召臣入贊機務一歲中遷至孤卿夙夜兢兢念　皇上所以拔任臣者卽捐糜一身何足用報惟當蒐羅天下才儁以布列周行共熙　帝載庶足以仰酬其萬一爾有告臣曰某也賢克稱厥位輒手記而心存之薦達之恐後某也能克任厥職亦手記而心存之薦達之恐後然負奇抱藝伏在草莽者未有以聞也乃今謬司校文之任得以盡觀天下士簡汰而蒐拔之則所知益廣所薦達益多而區區圖報之忱亦可藉是以少塞矣豈非臣之至幸至幸者與乃以二月巳亥

偕臣調陽及內外諸執事陛辭入院合兩畿諸省前
後所貢士四千三百餘人如故事三試之戒諸執事
咸旣乃心試題必明白正大無或離析章句以爲奇
異無或避忌趨好以長諛佞掄文必崇尚雅正無或
眩華遺實以滋浮靡有能綜覽古今直寫胸臆者雖
質弗棄非是者雖工弗錄蓋閱二旬而告竣遵 宸
斷取四百人梓其姓名與其文之優者爲錄以獻錄
旣成臣與臣調陽暨諸執事聚而觀之曰文不近實
矣乎僉曰實矣士能盡如其文矣乎曰未可知也雖
然旣以是取之敢不以是望之顧諸士脫蒯屨而登

王庭猶未知　上意之所嚮與己之趨者宜何如也臣請告之以定厥志臣聞世之治也恒自文而返質其既也恒自質而之文昔者孔子欲損周之文從夏之忠而不可得有能究禮之本者則深嘉而亟歎之誠達於時宜如此也明興二百餘年俗凡幾變矣我
皇上嗣大曆服於茲五年懸象布令作則垂範一切務剷剔枝蔓以崇本質省章奏之繁詞　握默運之元柄言不蘄工期盡誠款行不蘄卓取裨實用　側席寤寐惟欲得忠信誠慤直諒不欺之士而任之故臣敢以諸士進夫帝有帝臣王有王佐霸有霸偶

今上所修帝道也諸士固且願爲　帝臣其尚一乃
心端乃志毋作僞以亂眞毋矜名以示異毋竅言而
不中其實毋詭故而不近人情寧拙而遲毋巧而速
寧有瑕而爲玉毋似玉而爲石忠信直質以事其
上若是斯可以爲　帝臣而無負於今日之舉矣不
然是　主與臣意異矣臣　主異意不能治三家況
天下乎臣事　皇上久竊有以闚　上意之所在故
於諸士始進之日而告之以此夫士有才而不以進
有司之過也　主德不宣申令不熟標準不立約束
不明臣等之過也　主德已宣申令已熟而衆弗率

則士之過也若是者謂之躍冶之金匠者睨而棄之
邦有常刑臣不敢庇於戲登茲錄者可不勗哉可不
懼哉

進帝鑑圖說述語

右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臣等既論次終篇乃作而
歎曰嗟乎孟軻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傳曰千年一
聖猶旦暮也詎不信哉夫自堯舜以至於今代更幾
世主更幾姓矣而其可取者三十餘君而已中間又
或單舉一善節取一行究其終始尚多可議其完善
爍懿卓然可爲世表者纔什一耳可不謂難哉天祐

我明　聖神繼作臣等嘗伏讀我　祖宗列聖實錄仰稽創守鴻規則前史所稱聖哲之事無一不備者略舉其槩如　二祖之開基靖難身致太平則堯舜湯武功德並焉典則貽休謨烈垂後則漢綱唐目巨細具焉　昭皇帝之洪慈肆宥培植國脉則解網澤骨之仁也　章皇帝之稽古右文勵精圖治則宏文延英之軌也　睿皇帝之聘禮處士訪問治道則蒲輪玄纁之舉也　純皇帝之親愛諸王厚遇郕邸則惇睦友于之風也　敬皇帝之延見羣臣曲納讜言則揭器止輦之明也　肅皇帝之心存敬一治本農

桑則丹書無逸之箴也　皇考穆宗莊皇帝之躬修玄默服戎懷遠則垂衣舞干之化也其他片言之善一事之美又不可以殫述盖明興纔二百餘年而聖賢之君已不啻六七作矣以是方內乂安四夷賓服重熙襲洽迭耀彌光致治之美振古罕儷焉猗歟休哉豈非乾坤光岳之氣獨鍾于昭代可清里社之兆並應于今日哉詩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我明盖軼有周而特盛矣今　皇上睿哲梃生膺期撫運又將覲光揚烈以遠追二帝三王之治焉臣等何幸躬逢其盛

右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自古人君覆亡之轍大略不出乎此矣喭曰前人蹟後人戒然世主皆相尋而不改彼下愚不移固無足論主如晉武唐玄莊宗之流皆英明雄武又親見前代敗亾之禍或間關險阻百戰以取天下及其志得意盈迷心酖毒遂至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其視中才守成之主反不逮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成敗得失之機可畏也哉臣等嘗伏讀我　太祖高皇帝實錄與侍臣論及古來女寵宦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叔季之君至于失天下者常在于此　高皇帝曰朕究觀往古深爲

用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則女寵之禍何自而出厚其恩賚不任以事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則外戚之禍何由而作宦寺便習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不設丞相六卿分職使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禍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則無夷狄之虞淵哉　睿謨誠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弗失者也至于端本澄源正心修身以銷釁孽于未萌杜間

隙于無迹者則又備載　寶訓及　御製諸書伏惟
聖明留意焉臣等不勝幸甚

## 少師存齋徐相公七十壽序

往余讀中秘書則公爲之師公相業在嘉靖末及隆慶初而請老今　上嗣位公年始及老蓋家居者三年矣余既爲公門人不自意又從公政府之後諸所爲佐　國家者一惟公是師公生之辰卽不及奉觴爲壽禮宜有言今世稱人仁壽者以爲家人言耳然其理不可易也彼直以煦煦言仁未睹仁體夫仁於乾坤爲元是天地之大德也於人則無偏無黨無反

無側無作好惡君體之而相調之公嘗善程夫子之
言仁以訓學者蓋其所自得也故其相業海内能言
之余未暇論第觀庚戌而上暨于嘉隆君子小人之
進退士風民俗之清濁朝廷邊鄙之休戚如陰曀復
開如沍寒復燠誰爲此者乎公方且作而不辭生而
不有功成而不居應天之道年未及而引退夫貴以
身爲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可以託天下
淵乎微哉吾以此識仁體矣天道無心訦信皆仁皇
極無私與物委蛇子貢稱博施濟衆爲仁孔子告以
已欲立立人已欲達達人故人已一體立達一心是

不必已非不必人名不必已歸功不必已出蕩蕩乎
平可以爲天下可以保眞可以引年故廟廊亦仁巖
藪亦仁匹夫匹婦與被其澤亦仁一介不以取予亦
仁由耕野而保衡不以其故增益保衡而復于耕野
不以其故貶損未嘗不施未嘗不濟亦不必於施亦
不必於濟是以常施常濟常施常濟故常仁常仁故
常壽昔漢安昌侯老長安車駕數親臨問而學士不
免疵議宋溫國居洛十五年絕口不言事上亦不乏
問而豎卒遠夷知名稱眞宰相司馬隱然倚以爲重
此遵何德哉假令君實耄期無恙天下固願之人情

如此天道豈遠哉故公之壽不必吐内導引而長生久視可懸策已大易爻義乾元取象或潛而勿用或見而文明或亢而有悔或羣而無首此之休咎不占可知公畢在田之業崇用九之德高而不亢返于初潛其道無疆利永貞矣天下方以公爲耆蔡何可一日無也　天子孳孳聖學鋭意太平慕古憲乞之義屢求舊之思業　詔有司存問異日者將禮三老五更于太學固我公矣夫仁於天下爲元氣以佐天下爲元勳故公位爲元臣齒爲元老無論家居矣後來者遵公約束庶幾畫一之治竊比於宋元祐耆碩者

公何啻君實顧余於呂晦叔何如耳

少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壽序

今年吾師存翁徐老先生壽登八袠九月二十日其懸弧之辰也先是居正等從閣中上書言令甲國有大慶覃恩宇内則大臣致政家居者八十以上有司以禮存問九十以上遣官存問至于優禮輔臣者舊則有不可以例拘者嘉靖間大學士王鏊謝遷皆年届八十悉得遣問今原任少師徐階今年正八十比之王謝諸臣齒德相同而勳業之赫奕有非諸臣所能及者臣等昧死敢邀 天恩幸從遣官之例以彰

聖朝崇禮耆碩之美上亟報可降璽書遣大行人往又特賜白金文綺蟒衣於是海內爭相傳頌　天子至意而吾師洪勳茂德又足以當明眷煌煌哉盛舉曠世所希遘也居正嘗謂士君子所爲尊主庇民定經制安社稷有自以其身致之者有不必身親爲之而其道自行于天下其澤旁被于蒼生者竊以爲此兩者惟吾師兼焉當嘉靖季年墨臣柄國吾師所爲矯枉以正矯濁而清者幸及耳目其槩載在國史志在縉紳里巷耇長尚能道焉此以身致治者也比成功而歸老也則挈其生平所爲經綸蓄積者盡以屬

之居正居正讀書中秘時旣熟吾師教指茲受成畫
服行唯謹萬曆以來　主聖時清吏治廉勤民生康
阜紀綱振肅風俗樸淳粒陳于庾貫朽于府烟火萬
里露積相望嶺海之間氛廓波　漢北驕虜來享來
王咸願保塞永爲外臣一時海内號稱熈洽人咸謂
居正能而不知蓋有所受之也此不必身親爲之者
也故此兩者惟吾師兼焉夫士君子修身理天下孰
非精神之所運用天旣厚吾師精神以發祥于事業
施之後世皆可爲法程盖其運用也大而久大可以
扶皇極錫庶民之福久可以延世運培萬年之祚及

其歸藏林壑頤老烟霞以其餘者授之于人而以其精者斂而自壽今壽躋八袠而精強神王其聰明步履雖新壯少年有弗如本之天所以篤祜原與衆異而吾師自善爲調攝以承天意推此言之自玆以往度爲百千盖未可量也居正將次第執簡而修祝焉懋修曰先公爲此文方病危急且屬纊矣趣懋修亟請許穎陽相公具草及許先生稿成而全未用乃力疾自草及爲徐師相請存問疏皆自爲之其尊師之心將死不衰也

## 壽封翁觀吾王年丈六十序

余與宜城觀吾王子同庚子鄉試余時年十六王子年三十七王子博學邃養厚積而晚發余以童稚淺

薄謬爲有司所録獲從王子之後其視王子丈人行也不敢肩隨焉數年王子始仕爲理臨江府晉霸州太守致仕而其子道甫舉壬子鄉試第一登進士拜南宮王子自其家來視道甫會余京師相與道故事敘疇好盖去庚子之秋二十餘年而余亦年三十七矣顧視王子則其貌蒼然而光其氣盎然而揚神清體健無殊疇昔而余以多病早衰平居氣不充形臨事力不副意昔人所謂巳成老翁但未白頭耳憶與王子並翼秋風同聽鹿鳴當其時余爲少年王爲壯夫乃今轉盻之間遂成陳跡不惟浮名身外無可控

摶卽吾所有之身已非曩時之舊矣是不亦可慨也哉夫人身百年耳而精神意慮每隨血氣以爲盛衰往往見人其盛時氣若奔馬顏若橓華或奮於義氣臨大難決大疑議不返顧計不旋踵虎視一世而心雄萬夫及其形摧力盡志靡心灰蓋有百鍊之剛化爲繞指者矣故騏驥罷於遲暮强弩頓於末力若是者豈其勇怯彊弱頓殊哉無道以馭之而隨其氣以爲盛衰是以日徂月化而莫能自止耳夫惟至人有道之士其天定其神凝其天定故不與世俱移其神凝故不與形俱敝方其壯也衆方馳騖怱勃而彼或

斂之若無及其老也人皆萎憊阻喪而彼則鍊之愈銳四時之變生長凋謝日交代乎前而其守如一則有道以馭之也故强弱氣也榮瘁形也不作而自强不澤而常榮非形非氣湛然常存者是不可得而名言也嗚呼非天下之至深孰能與於此哉今年七月十二日王子年六十道甫以余有世講之誼蘄余言以爲壽余觀王子年雖周甲體力方疆別來數十年精神意氣曾不少變蓋若庶幾乎有道以充其形而不隨氣以爲盛衰者余也知雖及之力有弗逮世務溷其虛明趣舍滑其思慮常恐日月易往與衆俱盡

追維今昔深用慨然異日且當與王子杖藜擔笠遺世獨往登祝融躡鹿門以求所謂至人者而證之王子其肯從我哉

## 翰林爲師相高公六十壽序

聖賢之學始於好惡之微而究於平治天下好惡得其平則因應無爲不降階序而萬務咸理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言天無私壽惟至平格天者乃壽之以保乂王家夫相臣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長養萬物總攝衆職其道鴻矣乃書稱格天基壽保國乂民不外乎平之一言則致理之要斷可識矣今少師高

公起家詞林已隱然有公輔之望公亦以平治天下爲已責嘗與余言大臣柄國之政譬之提衡與之輕重與之低昂而已無與焉在皇極之疇曰無偏陂無作好惡無偏黨反側而後人無有比德民無有淫朋是謂平章軍國之理余深味其言書之座右用以自鏡其後與公同典冑監校書天祿及相繼登政府則見公虛懷夷氣開誠布公有所舉措不我賢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準於理有所彰癉不我愛憎一裁以法有所罷行不我張弛一因於時無兢兢以貶名無屑屑以遠嫌身爲國相兼總銓務二年

於茲其所察舉汰黜不啻數百千人矣然皆詢之師言協于公議卽賢耶雖仇必舉亦不以其嘗有德於已焉而嫌於酬之也卽不肖耶雖親必斥亦不以其嘗有惡於已而嫌於惡之也少有差失改不旋踵一言當心應若響答盖公向之所言無一不售者公信可謂平格之臣已夫皇極之道人主所以斂福錫民者而佐之實在輔相　今天子恭默虛已委任丞弼盖將執皇極之要以斂福錫民而得公平格天之佐提衡秉鈞斡旋默運則悠久無疆之業自可不勞而成天祐　國家亦必將錫之遐齡畀之多祉使海內

熙熙登春臺而享　太平公其躋於福壽康寧之域如書所云者必不誣矣余無似獲從公後廿有餘年茲又奉　上手詔諭以同心輔政自惟駑下公之才十倍於余何足以仰贊其萬一亦惟以公素所以教我者而共相勵翼以仰副　主上之委託則余亦有榮幸焉今年公六十春秋矣翰林諸大夫將以公誕辰奉觴於公而徵余言以爲祝余惟公文章功業炳輝烜赫皆諸君所親見既已筆之史冊光昭若來世無俟余言第論其學術之奥基壽保國乂民其道由此且諸大夫列官詞壇踵公芳躅他日皆有平章責者

其亦聞余言而得所師承焉

門生爲師相中玄高公六十壽序

天祐　國家必有耆碩魁壘之士以據鼎軸而斡機衡然後其主不勞而休美無疆之業可衍而昌也自昔有道之長莫如周周之盛莫如成王成王時相業莫如周公史稱公相成王五十有八載其負黼扆而佐嗣王又十有餘年巳乃還政而歸東周晉東周者又七年蓋公是時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身爲太傅操冢宰之權而上不疑周道以穰天下歸德焉老成人之重國家固如此今少師中玄高公相

肅皇帝及　今天子有年矣入則陳王道之閎啓乃
心納乎　聖聽出則兼冢宰之重鳩衆材庀乎主職
以余所睹記按公具之往迹抑何符也公嘗授經
天子　天子改容而師事之比叅大政發謀揆策受
如流水其著者　肅皇帝憑玉几而授顧命天下莫
不聞論者乃罪及方士汙衊　先皇規脫巳責公爲
抗疏分辨之君臣父子之義若揭日月而行也虜從
庚子以來歲爲邊患一旦震懼於　天子之威靈執
我叛八款闕求貢中外相顧駭愕莫敢發公獨決策
納其貢獻許爲外臣虜遂感悅益遠徙不敢盜邊所

省大司農芻粟以鉅萬計曹沛淮徐間數苦河決公建請遣使者按視膠萊河渠修復海運故道又更置督漕諸吏申飭法令會河亦安流舳艫啣尾而至國儲用足是時方內乂安四夷嚮風天下翕然稱治平矣公猶弗康日兢兢與九卿百執事講究實政甄別吏治問民所疾苦撫摩而噢咻之雖桑土綢繆不加於此矣始公方柄用遭忌者言郄寠不可詰辨公避居東山意豁如也居二年再入政府衆謂是且齮齕諸言者公悉待之如初未嘗以私言忿爲用舍踰年再上書請解銓務 上手詔慰勞因心體上言加焉雖赤

爲遜膚不泰於此矣公才略蓋世又 天子師也而滋益恭親賢愛士寔能容之一事之善稱不容口一言之當決若江河雖吐握延接不勤於此矣昔公旦修此三者令聞長世爲國元老而公之功德爛然後先爭烈年已六十聰明步履有踰少壯其於上壽猶掇之也 今天子基命宥密孰與成王賢其委任公不在周公下薄海内外皆蹻足抗手歌頌盛德卽余駑下幸從公後參預 國政五年於茲公每降心相從宮府之事悉以諮之期於周召夾輔之誼以獎王室此神明所知也由此言之 國家休美無疆之業

溢於成周雖有巧曆莫之能得茲於公而卜之矣嘉平之十又三日爲公誕辰公所舉鄉會士百有餘人靳余言介壽而余爲舉其大者著於篇夫春陽煦物百卉咸榮而迎曦含旭桃李爲最諸君皆公桃李也公今行周公之道萃宇宙之太和躋一世於仁壽而况近在門墻者乎宜其感悅愛戴倍於恒情云

## 重刊西漢書序

自孔子沒而春秋絕後之論史者乃獨稱遷固遷據左氏國語世本國策作史記而固承父彪之後修西漢書然子長之書雖馳騁該博類取雜家小說以實

之其爲文多不馴雅不如固之簡嚴明切叙次有紀何也遷所涉獵者廣帝王本紀多尚書之文世家列傳又本左氏家語及楚漢春秋所錄上下數千載間諸史百氏匪不通貫而固獨取漢書成一家之言以故其言醇而不駁緝雜彩者難爲工製段錦者易爲力茲其所以異也然固雖直述漢事而褒貶論贊比類引合其意又有存于紀述之外者叙周勃傳而不錄其汗出沾背之恥叙董仲舒而不載其議和親之疏忠厚之至爲賢者諱志郊祀則備詳于淫黷之制志禮樂則三復乎仲舒劉向之言凡皆有深意非淺

識者所測也至其準陰陽窮人理總百氏貫古今訓辭爾雅文質彬彬盖自史遷以來一人而已世儒皆喜議斥前輩或謂固貴諛僞而賤死義又謂叙司馬遷揚雄傳不當取其自叙而曲記其世系不知作史之與立言傳道其事不同彼立言者稱度衡量不敢有一言之偏以幾垂訓也至于作史不然要在紀其實耳雖其是非頗謬于聖人然或出于一時憤激之言非可爲典要也若固所述定邪正推幽隱雖不可上擬于春秋然下視范曄陳壽之儔偎俗闒略者可同語哉今議者不本其大旨而特毛舉數事以病固

愚竊以爲過矣語曰一人作之十人聚而議之正使此輩執筆操觚與固絜其短長所創作或未必逮固而徒紛紛以議之不亦恣輕詆之私傷夯通之誼哉三代而下西漢之治最爲近古所尚皆淳朴忠厚非後世所及學者覽此不獨可以觀良吏之才亦可考知其世變也已

## 刻灤州志序

余嘗披輿地圖觀京師形勢週覽畿甸馮翊之區未嘗不欣然仰　皇居之勝也今灤志可見矣灤盖碣石地自黃帝肇域於涿獯鬻遠遁始被淳風周時孤

竹二子以其國讓又避紂居北海之濱今其俗猶慷慨狷忿尚廉讓有夷齊之風焉然自黃帝以來異姓迭興皆在伊洛崤函之間則灤之距中州蓋數千有餘里或淪沒於夷狄其幸者乃僅同于邊郡耳我
國家建都幽冀以控制蠻夷則太行以東薄海皆左輔之地而灤之去京師僅數百里層巒疊嶂週迴環拱拔拂皇風密邇天邑蓋屹屹乎重鎮矣嘉靖乙巳養吾陳子以　王命來守茲土越明年政成民安百廢具舉乃周視四封躬按往牘考世系之傳遡土風之舊喟然嘆曰昔詩人咏歌周業始乎二南豈不以

王風所被自近及遠者乎今灤土亦王郊也予牧於玆一方之事闕而不載上無以比于周風下無以昭示來世余有甚懼焉于是蒐羅載籍博訪耆舊編摩閱朞歲乃成帙彙爲五卷曰世編曰疆理曰壤則曰建制將以授梓馳書請余爲之序夫州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周禮職方所載八索九丘小史之帙尚矣蕭相入關先收秦籍褒郊之迷識者病焉夫以宇宙之寥廓萬類之區分古今之沿革陵谷之遷換山川方物詭狀殊形精察强記有所弗逮然據桯按牘半武不出于戶而通塞畢諳者以有志焉耳且灤固北

邊要郡也自三代以來雖漢唐盛時猶不能盡隷中國況五季而後蠻夷猾夏腥羶同風寧復知有禮義綱紀民彝知今日者乎今幸而釋椎髻而冠裳又幸而列于畿輔爲聲教之所首被蓋自黃帝至于今世之相去數千有餘載而藩屛之勝絕代懸符文物之隆後先相望則夫侈　國家輿圖之廣記斯地蠻夷之迹以垂示于不朽者微斯文烏能有徵於後世哉若夫證往古以昭鑒戒則世編可考經畫野以奠民居則疆理可稽壤則示惟正之義建制昭民力之存規畫經理寓于檃括之中者開卷可得矣吾又安知

後之官于斯者不藉以爲指掌之資乎則是書也其有繫于灤者重矣敬贅數語簡端俾省方者有以觀焉

送李漢涯之永清序

昔蜀蘇氏父子皆以文章名於時余自總角則愛誦蘇氏文觀洵之作實勝二子然二子之名乃獨顯何也洵之走京師歷抵諸公間當是時意在暴其子之所長而已及其望實已著軾轍之名冠海内而洵竟老無以自見於世以故其名寖以不章若洵殆靳其發秘其光讓其子以爲名者焉李侯漢涯少負奇氣

善屬文爲當時名士許少華輩所稱重方侯壯盛時屈指計日謂卿相不足取者然竟落不偶而其子元樹元性以學顯於時元樹與余同舉進士元性亦舉於鄉旦夕且見進用兄弟躡踵摩肩並起少年有稱譽光顯矣而侯年六十乃得一縣令嗟乎人之處世遇合誠有命也若侯者豈非命邪抑亦靳其發秘其光讓其子以爲名者邪然余聞之厚積者遠發蓄碩者用充譬之於物取精多而受氣足則其發之必遲華實必茂侯之未去京師也曾一再過余余視其貌甚健視聽明氣冲冲然銳也爲余言今吏不能有益

于民爲寵賂以敗類者凡皆欲自顧其私富厚滋潤爲子孫計耳令吾起布衣素貧二子巳幸自立雖富厚滋潤無所庸凡吾所以來亦欲以庶幾乎平生之蓄志又焉求乎觀此亦足以見侯之心矣夫其孕美含精旣讓二子以成其名而磊落瑰偉之槩數十年慳淪坎壈百不試一晚乃效用於時而復無時俗所謂計子孫富貴滋潤者則雲蒸龍變憤發其所當必有過人者矣豈特如洵之終以文名家者哉侯之行也鄉士大夫餞侯于郊使不佞致詞焉余觀侯之事絶與蘇氏父子閒相類因紀其事如此若其子之爲

軾爲轍功名所就固可預料然亦不必論也

重刊大明集禮序

王者治定制禮因時立制累數十年然後乃備周至成王周公始制禮作樂漢儀之定乃由武帝雖文景之富有未遑焉而當時仲舒劉向王吉班固之儔猶以大儀不具爲恨盖創制作則更化宜民若斯之難也至我　國家不然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承胡元極衰之敝經制大壞先王之典無有存者當是時又攘除羣雄殄逆討叛迄無寧歲而將相大臣皆武力有功之人至于稽古禮文之士莫有任其責者

高皇帝天縱神聖兼總條貫天下甫定卽命儒臣與
制度考文章以立一代之典于是陶安定郊社詹同
定宗廟劉基定百官魏觀定祝祭陶凱定軍禮而曾
魯徐一夔董彝梁寅又總其綱領綜其條目彙爲大
明集禮一書盖編摩綴拾雖出于一時諸臣之手而
斟酌損益皆斷自 聖衷是以經紀無遺巨細畢舉
夏商以後議禮之詳著莫如成周而我 皇祖之制
實與之準焉自今觀之周吉禮十今集禮之所存者
十有四周凶禮五今集禮之所存者二至于軍賓嘉
禮莫不師其遺意酌夫時宜盖纖悉委曲雖頗不同

而通變移風則後先一轍然成周之典具于治功平定之後而我 朝之制定于傾側擾攘之間緩急疏密又度越前代遠矣嗚呼此豈非傳之所謂大聖乎非大聖焉能當此制作之任者乎孔子稱夏殷之禮文獻不足徵也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明興百八十餘年 高皇帝作之于前 今天子述之于後弈世載德重熙累績稽古禮文之事褎然具備矣則所以一民之行而易民之俗者又奚必遠有所慕哉記曰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其數可陳其義難知雖然非數則義安所取徵哉義非愚臣之

所能窺也數則有簡編存焉因重刻而序之用以陳其數焉爾

贈畢石菴先生宰朝邑叙

善宦者流嘗輕詆理學之士以爲不適於用且曰爲政惡用學爲哉夫守經据義士所先也聰明彊幹吏所先也欲爲政而從事于學泥矣張子曰不然吾聞古之君子終始典于學居則學于父兄宗族出則學于君長百姓莫非學也跡之顯晦烏能閒之昔者帝舜起匹夫攝百揆及爲天子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好問好察邇言至與其臣禹契臯陶輩詢言陳謨規

誨不倦推其言殆若居木石而友麋鹿無少異者聖人之學其純如此廣漢延壽之倫世所稱能吏然闇於學術不知道不能正己格物而務爲一切以求愉快故終不可大用試使理學之士商功利課殿最誠不若廣漢延壽然明道正義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夫欲舍學以從政譬中流而去其楫蔑以濟矣他日以告石菴子石菴子曰然吾聞天之道不息故久君子之學不已故純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動靜者時囂寂者境顯晦者遇不二者心心有所間則不能緝熙不緝熙則光明息矣往之一

息謂之古來之一息謂之今古今之遼邈曾不能以
一息而況于顯晦之間乎故學無間于顯晦然後其
志一志一然後其神凝如是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
則其政精覈推此以言則居亦學也世言政學二者
妄也無何石菴子出而仕爲朝邑宰張子過石菴子
石菴子曰吾何以辦朝邑哉張子曰曩子言之矣今
將去矣兄宗族而學于君長百姓願無忘緝熙以成
光明之治石菴子曰茲行吾有大懼焉葢學非言之
難用之爲難恬而夷者非難紛而劇者爲難曩吾言
之今將用之曩吾處其恬而夷今吾處其紛而劇夫

以匹夫匹婦之勝予愛憎毀譽之横發絲棼碁布之事交集于躬一或少懈皆足以移吾之志而滑其心玆行也其克遂吾志而益其所不能者在是其弗克有成而隳吾學者亦在于是也吾奚爲而弗懼張子退而謂人曰石菴子學當益進矣夫志成于懼而荒于怠懼則思思則通微懼則慎慎則不敗能思而慎何替之有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懼之謂也持此以往雖以天下可也况玆一邑異時理學之士爲善宦者貳也吾得用石菴子解矣

## 贈荊門守黃君歷開封貳守序

黃君既晉開封貳守舊僚某子會爲文以贈之黃君曰吾思得史張氏文也夫余之不能以言悅人也君知之矣君知之而必欲余言是君不欲人以言悅己也言者不悅人而聽者不人悅則雖有質直之詞必不逆於耳矣於是張子遂言曰吾觀今之爲治者而知吏之難也夫吏之難非治民之難也事人之難也非得下之難也悅上之難也夫事使之數不同而人之材力有限辟以什計也閒僻之地事簡而處優吏之材力五在上而五在下其半猶及民也稍繁則逮下者什三而已又繁則逮下者什一而已爲人上者

又以愛憎喜怒殿最之則雖有倜儻卓犖之士必不能以什一者事上而以什九者逮下何則勢所趨便也荆門山厚而土沃往隸荆州時在屬邑最爲殷阜矣及改隸承天大工數起徵賦百出又當郢鄧蜀漢九道長吏日奔走救過不及何暇治民事黄君爲之比及三年政成民恬雖不遑于上亦不貽戾于下以故聲望旁達擢晉太郡然亦勞且瘁矣蓋時之難也夫開封之視荆門則又繁矣其守尊秩也會城勞藪也秩尊則上之責之也彌重勞萃則下之望惠也愈難君能以其什一者事上而能以其什九者逮下乎

夫人趨亦趨人驟亦驟則無貴乎爲士矣往者余過荆門謁象山先生祠繼讀其文觀先生在荆門時與友人書曰今治道益衰吏爲機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夫唯有志障百川而東之不見知于庸人必見知于識者不蒙録于上必有利于下卓哉斯言故先生在官雖乎屯田一事之微必與監司反覆詳勘務求便于民而後已即忤上不恤也嗟乎非有道獨行不跂能不受驅于流俗如是乎今先生去此數百年世之富貴尊顯者藺藺然澌盡久矣而先生名德爛然終古擷芳薦藻報祀不輟其所得孰多孰少此亦足

觀矣黄君與先生爲同鄉數百年後復躡遺跡宦于此州聞君在治常飾新先生祠宇朝夕瞻對景行流風必有感者深矣今兹行也余亦唯述先生之言行以告遂致期望之意焉

## 賀雲溪翁汪老先生八十壽序

世之言養生者衆矣皆謂出于老氏書傳于世者獨五千言皆天道玄虛上古皇農之道而歸本于合神抱一清淨自正蓋聖人之學内以修性外以理人其道甚近而其效可睹者也今世言神仙者凡處數百家高者入寥廓卑者雜汚穢其言幻幻漫漫而莫得

其紀其效茲茲唐唐而莫知其歸也一切謂出于老氏不亦誣乎余爲此言他日以質諸九江守令致政汪公公曰然夫馳思于千里不若跬步之必至嗷喁于豢豹不若糲糒之充腹也言者率曰冲舉曰委蛇冲舉委蛇之稱日譁于耳而其事了不可得華山之下白首如蕣烏覩世所云者乎莊生有言善養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然則善養生者去其害生者而已夫人形太勞則敝神太勞則竭故曰毋勞爾生毋搖爾精神將自寧斯不敝之道也今釋此不騖而希心淋蕩以覬非望是安可幾也公之言如此蓋公之所

以理性養形者亦不外是云今年春公年八十矣齒宿而德愈新身老而神益王余嘗見公語或移日及退如初見時無一語不倫次至論家國事從容道故稱說往古霏霏如屑瓊玉有味乎其言之也飲酒或至夜分坐客踧踖倦矣公徐正衣冠揖拱乃出乃其聰明步履即新銳少年不逮也嗟乎彼學爲沖舉委蛻者其卒有如公者乎故知世所言悉妄耳斯其得失之晷可覩也春曦既旦淑景載移同鄉諸君登卧雲堂歌南山之什以觴公張子曰余論養生之事而知公獲壽所繇也作原壽

## 玉林清賞詩序

雲溪汪公致政餘三十年築于江南之野襟亢雲林踪絶城市躬耕樂道澹如也太守定山表公慕其誼特渡江造其廬訪焉飲于竹間觴咏酣適爲詩數章是時獨柱史龍洲君與偕諸君皆莫從也其後聞者皆依韻賡酬總若干首都爲一帙題曰玉林清賞夫長吏民之表也賢士產之賢也古者爲政重于得人而賢者又以道自重故然明抗行仲舉賓徐談者韙之世降道喪斯義幾微矣廼今穴居名彦大夫垂訪諸君感鳴鶴之應邕邕焉鏘鏘焉夫亦行古之道也

斯事雖細義有足稱者詩云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
絲紕之良馬四之大夫之謂矣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雲溪子有焉是庸序之以貽厥
後

主之賢也古吉

君依韻賡酬總若干首彙爲一帙題曰王林清賞夫
長賦嗣祖史龍洲君與偕諸君皆莫從也其後間者
詠歎存造其廬訪焉徵于竹間觴咏酬適若詩數章
遯跡城市躬耕樂道濬如也太守定山莊公慕其誼
雲巖汪公致政歸三十年築于江南之野號九雲林

王林清賞詩序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八

## 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

荆州榷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揖鱗萃稱會區焉迺後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漢浦周子始至申甲令釐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額務在輕貸輿人誦焉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始所建榷及後稍異者其略曰古之爲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于病迺無以濟也異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農農夫蔾藿不飽而大賈

持其贏餘役使貧民執政者患之于是計其貯積稍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歲用率數百萬　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救燎而榷使亦頗騖益賦以希意旨賦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爲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即如是國用不足柰何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

内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擘言權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鶩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詘今不務除其本而競之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唯周子可以爲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鄉大夫諸君祖于江上徵余言以爲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其所以爲議論者如此

贈袁太守入　覲奏績序

凡俗之害於政者奸民梗玩伏機隱慝以詷上之釁謂之曰民蠹貴家侈族持吏短長數千謁以撓正謂之曰權𣝕此最大患也吾郡幸無此二者而昔之治者往往稱艱何哉蓋其弊有二所從來久矣其一宗室歲祿仰給有司異時諸宗中有號爲貧者數十百人日入公府喧呼橫索欲盡應所求則民力不給卽不應輙喧呼醜詆太守日與是曹酬接不暇又何假治民事乎其二守庫藏吏與諸王府中卒養廝隷深相結納因緣爲奸鑿倖孔以生厲階以故俗日以偷

政日以壞公始至則廉吏之素欺罔者數人諸與爲奸利者又百餘人皆抵罪乃下令曰宗室歲祿隨所食邑輸至者較散之不足者均之其不順令比吏爲倖孔者罪之於是諸宗貧富皆得以次贍給喧呼者不至公復明甚不可罔卽數百里外有欲爲銖兩之奸者畏公知之咸弭耳慴伏不敢動三年郡中翕然公府無事異時太守坐府中僕僕勞瘁至日旰不遑食若有重負於躬不得遂去以解公恒以暇日與郡中士大夫登覽賦詩爲樂意訢訢相安不知爲繁且勞也此豈與曩者殊俗易民哉事有機政有要公秉

其機握其要而徐圖之故其治不肅而成矣竊聞公知舊過視公者見公久理繁劇咸願公早晉大位以去公獨曰不然此固非佳處然其民雖愚而不知僞其士大夫有恥而不敢以私撓吾法是猶足爲也嗟乎荒陬陋區幸得藉公化理民不敢爲蠹士不敢爲撊而向之所謂二弊者又皆已剔去雖公之心亦安能遽棄吾郡之人乎然公始在郎署用文行著聞往天子軫念吾郡之民借公出守固非久勞於外者也今將入覲　天子嘉公治理必將簡寘左右以酬其勞而司銓者又將上公之最績以風天下則公雖欲

不棄吾郡之人尚可得哉顧常以爲君子之政仁必久而後治功必久而後成漢時守令便於民者輒賜璽書褒美稍增其秩不數易之故世之言吏治者稱兩漢然余不敢遠引異代即如　國初守令久者至十餘年而何文淵劉德皆用太守積勞擢拜九卿重任而責成故良吏輩出治亦近古此皆近事可覆者也今　天子旣已軫念吾郡之民爲擇良吏矣而遽奪之乎公于吾郡之民旣已拯引之矣而遽棄之乎復　祖宗之舊久任賢良以興治理是所祈於　天子者也有往來夙以慰答民望是所願於公者也余

不佞謹述公治郡狀并致其借寇之意敢以告於銓衡

又一首

荊州領屬城十三疆域之廣甲楚中其稱繁劇難治亦甲楚中異時長吏三四輩率不勝任去俗日以敝民且無聊吏部議擇郎署中有威望精吏事者彈壓之宜可治于是定山表公以祠部出守茲郡至則按諸吏素犯法及民梗玩與吏交手為市者數人郡中震慴莫敢為非迺均宗祿舉積滯察冤獄覃德惠政成民安府中晏然無事上治績吏為諸郡最三年以

例入覲歸州知州汪一勺等戴公倡率之化就余圖所以爲贈者而余適以賜告歸故得適觀夫化之成迺不敢辭序曰昔者仲尼嘆王化之闕蹵然稱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聖人之治非必神化捷速然也葢亦有資於時焉夫暘者之望雨也見霡霂而鼓舞寒者之乞溫也睹束熅而挾纊周衰列國力政疲民思欲息肩於有德苟有聖人起而拯之直易易也假令仲尼當唐虞之時處比封之俗殆與其民相忘於無事耳所謂可與成者安可得見哉是故聖人秉敝而達變智者因難而顯功民之

嗷嗷固賢聖之所資也往者荆之俗常壞於積偷矣公徐至而救之會不數年竟以大治何則勢激者易變願得者易與當此之時民之思良吏如嬰兒之望慈母故董之以威則民畏而感之以惠則民懷其勢居然也茲非所謂乘其時者乎往余在京師見今之仕者咸重內而輕外而天官宗伯之屬最爲優崇尤不樂補出爲吏即欲出亦自擇善地簡僻易治者然後去以爲常公始在簡省用清望著聞及出守是郡人且謂公難之公恬然不爲動蓋其氣愈平故其政愈精也嗟乎孰知繁劇盤錯更足爲君子樹立資也

乎雖然不擇難易而受任者人臣之分也均節勞逸而校功者勸臣之道也余不敢知其他竊見今用守令與遷轉之法率不量地之難易事之繁簡一以資格為斷太守治郡有效滿歲稱職財得拜一級為按察使副即有卓絶異等殫精畢力亦不得驀常格而優游簡僻縱無他長亦得積日累歲擢陞是官如是是勞逸無等也即人心何勸方今吏治頽靡民俗疲瘵意者且將少變今法以重擇守令而後可耶夫欲重守令則必顯能治劇難有勞苦功多者以風天下如公宜何以處之兹其行也僭為之言

壽漢涯李翁七十序

往漢涯翁爲永清令裁數月輒自免歸翁少卓犖多奇望實炳燁有聞矣然竟不第老乃得一令又鬱鬱不樂去去六年爲嘉靖丙辰而翁年七十矣是時其子諫議君亦謝病歸稱觴晝錦光溢里閈殆天俾翁以遐齡厚享償其平生云竊嘗以爲人間不可必者三事其最難值者一聰明才惠而老壽不可必夫妻偕老而賢不可必老且有子又能大其家聲不可必人有賢子或離親遠宦縻于王事鞅掌陟岵興謠睇雲從嘅何得日侍左右晨夕之歡此又最難得者也

翁既少負才名年涉耆艾步履尚徤聰明不衰太夫人結髮並壽而兩子俱以學顯何人之不可必者天盡以畀翁乎始諫議在朝廷號爲伉直敢言權貴人側目翁與太夫人日夜涕泣念歸其子是時　朝廷方欲釐制度攘夷狄以太平之業而　天子明察百官惶恐盡瘁莫敢言歸乃諫議獨得歸鳳誥有輝宮彩交映里中嘖嘖稱慶也何人之最難值者　天子獨以與翁乎夫不可必者天與之其最難値者君與之則翁之壽信非恒人所可冀也已生上竊聞古之君子澡心浴德不有其身以奉君親故入以事親出

以事君事君鞠躬盡瘁莫敢云勞則有議不遐顧而計不旋踵者矣當是時身君之身也親安得有之及其釋負辭榮怡然膝下啜菽飲水樂于萬鍾當是時猶委其身也君安得有之是以仁君之御其臣不以臣之委身於己也而遂盡其力故有賜沐之恩有貤封之典以體其私父母之於子不敢以其身爲己有也而必致之君故教之以莫逃之義訓之以匪躬之節以報乎上故君子一身君與親之隷也諫議官瑣闈爲耳目之司非可一日闕者獨念翁老欲歸而天子遂許之使諫議無靡盬之歎翁得以介眉壽之

福是上之體其我者至矣乃居正則願從翁乞諫議之身以還朝廷俾將以壽其身者移之爲壽國壽民翁其許我乎哉

賀少宰鎮山朱公重膺　殊恩序

愚睹載籍漢大夫韋彪之議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斯語豈不良然哉愚恭於鎮山朱公有徵云朱公之鄉爲吉之萬安吉爲賢哲之區在昔赫赫稱鉅公者不一二數頃歲以來得公其人又今昔希遘覯也公沉毅春粹與物無町畦海内士慕公者無不願一識公且猶博綜丘索與當世之務凡古今隆替名物

隱頤試一叩之罔不犁然辨洞然析武庫未足喻其藏江海未足方其畜也公自登仕迨今餘三十禩矣周歷中外所至輒留德美垂嘉聞勤民體國鑿鑿皆有成效茲不具論已先是公以中丞秉節鉞撫綏東土方是時三殿西宮之役適且告急會少司空缺簡公寄之公與大司空畢力協謀飭材董役即隆寒甚暑無間晰夕兩宮賴以速成　主上念乃勞績文綺臧繦頒錫隆疊俾蔭其子一人尋採庭論遷公佐理邦治皆異數也愚每竊論公勤以奉公慎以居寵三十年一日也今所遭值不負疇曩矣古所謂事君以

忠者斯其無媿哉今年愚承乏與潯陽董公偕得辨材省中因之益熟公履公居常簡重不發至語當時大務及官人舉士之要苟利君國則摶引曲喻不要諸當不已光俊之業熙明之治寔銳心焉愚又與潯陽公云朱公論諤諤然罔不夙夜念在公家信其忠勤也已公由中丞食三品於茲三有歷年令甲百司周三載者課其績最者進階至三品則榮其三世並錄其後考功氏以公績報聞封拜贈敘之典悉如例不靳施焉知公素也潯陽公與愚暨諸曹郎偕爲公賀大要謂人臣揖韋布躋卿貳官隆隆顯矣矧褒先

及後也此可眇小視哉公榮矣乃公愀然若不自懌
項曰予先大夫少爲伯氏確夫公後確夫公其予嗣
祖也今荷　主上恩得幸襲寵榮矣予本生祖則熈
齋公是焉玆制於典不獲霑　一命假泉壤有知如
子孫何居無幾卽列疏　上請乞以已封移贈熈齋
公披吐衷臆諄且篤也　皇上素以仁孝勸率天下
鑒公眞悃詔許之公拜　命不覺色喜過望怡怡若
有重獲也潯陽公與愚僉曰鎭山公其至孝哉斯固
業官之所以能忠也已昔周宣平淮夷之亂任召穆
公甸宣江漢間其册命之詞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毋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嗣公旣底績錫之圭瓚秬鬯山川土田又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夫始之遺惟公分也必曰召公是似若欲因孝以作之忠者繼之寵惟王恩也必曰自召祖命而光祖之孝且於顯忠時一昭揭焉則三代盛時君上所以命官作人與臣子所以表樹勛烈者匪忠孝盍繇哉此益信韋彪氏之言非誕謾也公保釐藩服翊贊　廟堂積勞累伐當與穆公之業先後比隆至　主上眷遇拔擢之恩其褒異乎公卽周宣不啻已今茲益懋往績對揚　休命以弼成　天子萬年之治視召公稱祝于周庭者

成於廟器者將不有同心哉諸曹郎慶公沐此殊遇造愚與潯陽公謂不可無言以紀其盛潯陽公復以屬愚愚備述他日與潯陽公論公者如此以塞諸曹郎之請潯陽公亦謂愚他日有緒言也因以質之鎮山公云

送大曹長暘谷南先生赴　留都考功序

昔延陵卓子乘蒼龍翟文之乘前有錯飾後利錣策進則引之退則筴之四牡避而欲逸造父感於馭人之理過而涕焉愚竊嘆曰今之人士繩約於毀譽之中久矣其幸而不爲造父之所覷哉愚斯言蓋謂南

大夫暘谷君也君起家進士始以吉士讀書中秘當
其時即已揚聲藝苑中薦紳先生咸推轂南吉士矣
嗣簡列銓部郎周歷諸曹事無細大罔不由於矩矱
寓內策名之士崇鉅冗屑無問識不識類能悉其素
而第其品臧否淑慝井井辨也往年以考功入選部
適其際稍異故常太宰翁欲嚴簡汰以袪夙釁君毅
然當之登俊斥囘不少牽避藉藉當於衆心討績敘
勞人謂君躋陟通顯且旦夕矣胡至罹此意外哉
主上廉君曩日令以舊秩暫移南中且易其曹列之
考功蓋考功在南中視他曹獨要也　旨下在庭士

舉懽然語曰　主上神明哉神明哉其知南大夫矣同舍諸大夫訊君於邸揖君曰嗟君乃復此行里諺云美服人指美珠人估言責之者備矣其君謂哉君默然爲間曰諸君第毋我念昔人謂成敗利鈍非所逆覩豈彼盲昧哉葢謂操之者有在也愚玆行得非操之者爲乎愚曰君言操者無謂天耶愚請以天之說備質之君矣天者主在造物顯鬱沉陟通窒榮悴更歷疊移一瞬萬態者也詎可常哉揔之不可與易之理固可據而推也杞梓楩柟託根於沃阜高者千仞大者百圍廟堂之棟於彼資焉其沾濡煦嫗始之

勾萌達之拱把漸之百圍千仞固天之所厚而培也乃風霆霜雪撼震摧落則何利焉然長養振拔俾之凝厚龎結終以支大厦堪鉅任天之厚之固於此益深且篤也至於人欲以遺大肩重亦必挫抑坎壈歷試備嘗之以定其氣而成其章是以發之堅忍礱琢之後其容畜也必宏而建樹也必遠古碩彥名流炳琅當代焜耀千禩者咸於困踣中起之誠非倖也彼襲芘而謬致隆危擁腫而誤妝匠石雖以徼福實以賈盭殆物之無幸而帝心之所大不厚者君茲之往將謂杞梓梗柟之風霆霜雪非耶矧於此益淬其初

強立而定持之他日　主上掄卓犖操執之臣以贊彪赫奇偉之績且將急需乎君君且挺身先矣冲霄之羽豈鎩於樊中千里之蹄豈淹於櫪下哉天之所篤厚而陰庇之者於茲又自有前占也語既君亦怡然顧愚曰予荷　主上恩得今量移幸矣幸矣寧期他日弟尨淬厲初則斯語益我矣其心識之君被命甫稱謝卽束裝戒道不及世俗栖栖語同舍諸大夫出祖於郊咸顯然於君之行而重爲之別欲爲之詞以致之君愚於諸大夫齒最後當任執筆之役迺不自虞鄙謬因爲援天以慰之復執盞爲壽申之曰

藹藹吉人惟君子使之分也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遇也靖公爾位不擇事而安之義也行乎其閒而莫之能違者莫非天也君業已知天且能自定其天矣愚何言愚何言

贈羅惟德擢守寧國敘

羅子惟德被命為寧國守將之郡諸同舍謁予贈之言予聞惟德雅志嚮學者請以學諭令夫勝重任引巨輻行千里于一日騏驥誠力矣逸而弗庸力無從見也斷蛟龍剸犀革遇盤錯而無厚于將誠利矣匣而弗試利無從見也是故士不徒學而惟適用之貴

裕內徵外懋德利躬此勵巳之符而亦鏡物之軌也國家造士率以理學風示宇內縉紳儒碩相與闡心性析仁義彊志問學烝烝盛矣總之烜赫焜耀偉然追古賢哲固可口悉而指計也迺懷詭者玄探隱索以眩駭耳目而誇侈無實掠虛譽於聲響形影之似斯又其下矣學之利用也誠難哉三代以論巳先漢人才瑰瑋卓犖彬彬鮮與爲儷後世諸儒或謂不學無術或謂適道之難且猶慊然少之假令今膚言闊論之士誠得際會操柄其所興發建豎視彼何如大都任本實者誠以達材鶩空言者辨而無當此其大

較不可明見耶惟德結髮時即肆力心性仁義之學不爲風習移易其語人深而非異遠而非偽鑿鑿皆可底成績且自奉簡薄惡以物誘見汙探其蘊莫之能窮叩其衷無不可告沉然澹然可愛而不可厭也夙夜處官獄無細大必躬自裁聽不欲深發巧摘而詳比讞覆又罔不惟明法之麗此非實踐之士哉顧何有於寧寧在南服緣江阻山控摅歙池吴越之會屹爲　留都重鎮其民和俗阜可朝令而夕視其成以惟德寄之此地布德行慶鋤黠庇良奬讓其屬以綏輯其氓恢恢乎游刃耳其所表見視今寧啻什百

耶是故推心以敷之政罔不若率性以順之道罔不遵覃愛以沛之仁罔不懷端軏以恊之義罔不從所謂騏驥以馳騁効其力千將以剸割顯其利者非是之謂哉惟德行矣誠惟益究厥施毋爭長于跬步脆薄以自多足使今世學者咸知躬行君子之爲難惟德將有辭於天下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體用之學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德其念也

## 賀少司寇少崖傅公三品奏最序

大人雖躬秉靈淑蹈履卓異然猶必潤之以學蓋孔子筮而遇白賁之繇曰舍之謂其徒白而無采也然

世皆疾今之言學者以爲夸後而無實夫夸後無實非學也古之所爲學道術者將以礱琢其理性而磨瑩其瑕纇故質直守正恢之以容節廉渠潔膏之以惠木訥愿樸濟之以通彊毅有爲裁之以識夫然後足以弘道恢業開物成務焉嘗觀人材之生大抵肖其土產必學焉而後融之楚之有江漢衡巫山磅礴而水涔湃故其人多任率簡諒有磊砢倜儻之槩然其蔽也徑直而不詘鋒銳而鮮堅世亦以此少之往古勿論即如　國朝楊文定之謨錫夏忠靖之康濟劉忠宣之籌畫皆世所稱元功碩輔社稷臣也然論

者猶以爲質掩其學風習未融焉假令數公者玩白賁之筮覽襲琢之喻則庶幾哉詩書所稱皐禹伊說之倫矣自居正通籍朝列十有餘年見今楚材輩出又斌斌皆興起於學而少宰馮公少司寇傅公爲之楷範馮公淵雅而通識傅公清眞而冲邃皆余所嚴事者嘗竊論兩公之爲人譬之鏡也夫鏡之有土蝕斑駁鏡之纇也然世皆指其斑駁者謂之古而其駁落明瑩者顧反以爲纇于時而不知貴乃不知斑滅而又明瑩者之爲古更甚也故非有精鑒者不能辨無駁之鏡非有邃學者不能瑩有纇之質夫兩公益

鏡之明瑩而駁落者也焉公别有紀述不具論傳公者弱冠舉楚士第一登進士拜廬陵令以政蹟異等擢授兵部尚書郎調考功是時當考察庶官人皆縮避不敢任公乃從他部中聚領其事而鑒别精覈大允物情已乃廻翔藩臬周歷數省而後爲御史中丞廵撫山東已又移督漕運入佐司寇所在輒有顯稱乃其事余不能縷縷道也其器幹之通濟如此然又深中而豁外達識而閎度其居官不以一錢浼已而能恕已量物所與交必天下名士而能愚知弃容故自公卿以下咸推轂之謂公之生楚也而弗類楚人

也此非有邃學厚養詎能是乎今年夏公以三品任
滿天官氏上公之勞績聞於　天子咸謂公卓才弘
量可以投大肩重與余言類於是　天子嘉公行能
錫之　誥命封其大父母父母又蔭一子爲太學生
恩賚甚渥然余觀公之挾持醖藉英英爲鼎鉉之器
蓋非可以累日積勞論者也故舉楚先哲之事以望
於公而獻其質學之說焉雖然今之惡言學術久矣
夫鏡之加以磨瑩鏡之幸也今以時鏡之足以亂古
也而遂厭磨瑩之工以爲不必用人之有學術所以
爲聖賢者也今以世之學者皆竊虛稱而躬穢行也

而遂以爲人之無所事學是爲明鏡護瘢而爲聖賢存額也不亦誤乎夫事固有同行而異趣者亡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而所以走則異周人謂鼠之腊者曰璞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璞之名同而實則殊也可不辨哉可不辨哉

## 壽襄王殿下序

今祝人主壽者曰萬歲祝侯王者曰千歲夫人壽之不可幾以千萬諗矣而祝者咸願之則世主侯王之與衆庶異也夫物有便於已則願常有之無便於已即一日不能相守日之中天也有目者待以視有足

者待以行雞三號延頸跂踵東面而睎無不願萬年有日者非愛之也恃賴焉故也五岳四瀆之居於方隅也興雲雨胎寶藏以給人之求人莫不禱祀而祈福焉利在焉故也人主者日也侯王者岳瀆也人主兼利天下天下無不願以爲君侯王澤逮一國一國無不願以爲君故人主萬歲則天下之人以萬歲蒙其利矣侯王千歲則一國之人以千歲蒙其利矣故世之祝人主侯王者莫不願其千歲萬歲何者便於已故也非然者且爲厲爲孽將誹讟之是承何千萬之有襄之建國百年矣世濟其德以屏翰、帝室至今

王益有聲江漢間居正自家食時聞王之賢未見也及過襄陽竊從下風望見顔色王天下之賢王也夫賢者使人愛而戴之使而安之居正竊聞太守汪大夫言王雖處崇鉅其自約結恒如處子士大夫過封内者無問知與不知必降接禮遇下客已甚其惠民也渥而馭左右也甚嚴事涉有司即有司人百曲不罪也左右人雖百直猶不貸務在詘已撿下以信有司之法故自太守以下至於編戶之氓咸曰王有大惠於襄之吏民吏民靡有秋毫可以報塞者獨願王千歲有國以重惠襄之人此之爲德不直一手一足

便之而已夫淵深而魚聚之林茂而鳥獸歸焉詩曰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王所以投於襄之吏民者厚矣
非壽考祺福將安用報乎雖然竊有願焉王亦知夫
敖氏之積粟者乎周人有敖氏者積粟盈囷足支數
十年未足也而問貯積於嗇夫嗇夫曰子之積厚矣
吾無以益子子而計子之所有者慎用之而已夫圭
撮之不慎鍾筥洩之鍾筥之不慎尾閭洩之江海雖
大也以奉漏卮則沒世不能取盈焉我嗇夫也吾告
子以嗇而已夫神不可以驚用嗇之則凝福不可以驟
享嗇之則永彊不可以厚恃嗇之則堅故聖人之言

曰事天治人莫如嗇王今年三十春秋矣計三十之於千歲也不猶積貯盈囷而始去其圭撮者乎王誠能少垂聽於嗇夫之論無輕用其年力之富以頤神而思永則所謂千歲云者猶近言之也

## 封君堯溪劉先生七十壽序

今士大夫身服官政不得歸侍父母壽率靳能言之士侈之為詞爛然累牘盈世之鶩於文日甚矣張子居京師與吏部考功劉子相友善劉子之學務在剷剟枝葉歸究本實不儕於俗而求當於古本之其父曰堯溪翁堯溪翁者楚隱者也居衡山好古樂道以

德化其鄉人鄉里咸稱爲長者張子與劉子居閭翁行誼甚悉固知劉子之學有家承也居數年堯溪翁壽七十於是鄉之大夫宦於朝者廿有八人咸謂張子曰子善劉子知堯溪翁盍詞焉張子曰唯唯否否夫劉子者離於俗而當於古者也奚以文爲哉人之相與情不至而後益之以文信不至而後飾之以禮故深拱揖讓儐詔陳詞篪之於交際而父黨則無容況其親乎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使親忘我難今夫布衣閭巷之人身不越乎隴畝疾耕力役時得一臠之味以上其親即父子嘻嘻終日相對

或箕踞袒裼至忘爾汝彼其於飾恭敬悅耳目者至
淺鮮矣然要以愛情深至而天眞驩洽則豔於文者
固不若厚於實矣且夫劉子之事其親也又奚以余
言爲哉夫劉子始爲南昌令南昌爲江西首邑當四
方孔道百責之所叢委世好之所熏灼然劉子慮辱
其親之故夙夜勞瘁修勅如處子用廉能冠於諸邑
其在銓曹終日扃戶省事寡交謁謁焉以修其職業
爲務人之稱劉子者未有不本之堯溪翁者也榮闈
厚實從中徵外雖微吾言也劉子之所以事其親者
豈其少哉諸大夫曰不然夫力勤服事怡愉愿慤者

士庶人之行也中心懵怛節文修飾者鄉大夫之行也詩人以春酒介壽稱彼兕觥形之詠謌不一而足皆所以鬯湮鬱而長驩愛也且夫君子者豈務爲冥冥昒昒獨修其身乎亦將以世範作則敦行而善俗者也今劉子獨以身在郎署不得親執觥酌奉一日之歡而託之修詞以宣其湮鬱達其情愫俾閭巷之人睹其盛者知慕豔其榮者興仁用以長慈孝之風而示爲子之節故君子之於敎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本之以情秩之以禮修之家庭之閒而孝弟之行立矣獨文也與哉於是張子謝曰諸大夫幸以劉子

之舉有係於世敎非愚所及也請書以貽堯溪翁遂以訓其里之有子者

## 壽李母杜夫人七十序

杜太夫人者御史中丞李公母也中丞公早孤太夫人身不越閫茹苦堅操以訓中丞公遂致通顯中丞公遊宦四方恒奉太夫人爲養云正嘗觀覽古人瞻雲陟屺事益傷之焉夫子之于親其念誠篤矣或意有所壅閼不得自恤其私獨乃流涕于雲霄興歌于道路若然者卽有奉公許國之誠豈不以返顧慮牽私懷哉正數從中丞公遊竊聞太夫人在壺內持範

嚴居處節顧獨好釋氏言其奉佛最謹乃侍婢亦化之中丞公奉觴爲壽侍婢居旁語釋氏事太夫人即聞之爲益餐焉是以太夫人體和氣適壽七十矣而聰明步履恒如盛年公亦因是得專積慮忘返顧之懷殆天以太夫人之壽厚公而贊其勤勞之志也然亦公有以致之焉夫致壽有三養備體腴者壽身榮志愜者壽施德于人人皆欣戴慕願者壽備養者奉甘脃實腸腹者也此編戶之甿有力者能之榮悅者以貴逮親者也此宦仕之人乘堅策肥者能之若夫德厚施于人而惠愛閏乎物得人懽心以事其親則

非公卿大夫有道術者末之由矣自公爲巡撫以敦
大優裕爲治遠近莫不洽悅閭者　國家欲更新三
殿蒐材楚蜀貴州之地億度用費且數百萬民惶怖
逃匿嗷嗷靡依公不震不遽鎮之以定徐令有司曰
剏作國之大事也而元元國之本也本一搖即大事
何賴其務所以安之然後度經費審區畫愼選良吏
分任其事未數月山中以巨木告者項背相摩于道
事旣遄舉而民不告勞里中父老咸曰今吾所以獲
生者繇李公閭公有母事佛慈愛不忍傷物乃公所
爲者舉太夫人敎也吾儕念無以報公獨願太夫人

之壽於萬斯年以享公之祿養于無窮此之爲德不直一口譽之一手戴之而已茲非所謂德施於人而人皆欣戴慕願之者耶夫鼓撼園則花放鳥羣噪而風生衆動所嚮天必從之故太夫人之壽天所以厚公亦公有以致之也正竊聽輿人之誦而知太夫人之所以獲壽者繇此因論次其語以爲太夫人壽

雲海子序

楊子雲白首著太玄經殫竭心力而世無有稱之者獨桓譚以爲必傳今人讀其書謂如墳典丘索談藝者必歸焉而不知當時人以爲祗足覆瓿云耳夫聲

俗之情好追慕往古而輕忽儔類信其習見而奇所希聞世人親見楊子雲名位不顯又其所著非淺見訣聞易用窺測其見詆訶宜矣微獨子雲即古巖穴之士殫精神於毫素者有不以窮約自發憤者哉其堙滅而無聞者又何可勝道哉雲海子遁世絕俗閉門不交當世而好著書至老不倦所著有太平本論玄叩集余讀太平本論上窮皇農之化下述道德之意大極寥廓之宇細入肖翹之變可謂辨矣至讀玄叩集則又窮極幽深鈎致隱賾索玄珠于象罔叩寂寞而求聲吁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乎觀其托意幽

遶鑄詞險峻讀者至不能以句又烏能究其指歸則世之知之者葢亦希矣嗟乎雲海子幸無輕出其書世有博極達觀如桓譚者必將特垂賞鑒而何計乎流俗之知與不知哉作雲海子序

西陵何氏族譜序

法史氏年表為歐陽氏譜法禮家宗圖為蘇氏譜斟酌二氏而剔其遠胄之謬為西陵何氏譜何氏者潭陽人洪武朝始徙西陵五世而至今太守公以明經中弟歷躋通顯於是何氏族甲於西陵矣自漢以來取士悉重閥閱士大夫推本世系皆假借前代顯附

名家以自表異龍門系出重黎蘭臺遠宗於菟諸如此類不可殫記至我國家立賢無方惟才是用採靈菌於糞壤拔姬姜於鯫顇王謝子弟或雜在庸流而韋布閭巷之士化爲望族昔之侈盛競爽者溺於今之世矣夫隆替靡常而澤施有限歷觀前代侯王有土之君及卿大夫所以爲子孫計慮深遠者豈不欲固其本根期世世弗替哉然或數十世或一再傳而存者什一二而已彼其先世之澤及身而已淳者已漓而不思懋德以醞醇厚者已薄而不知返薄以歸厚如是即世家鼎族亦烏有弗替者乎故君子垂世作

則不在族之繁徵而視其德意之凉厚不在貽之肥瘠而卜其規模之恢隘序之譜牒以治其昭穆爲之禮節以聯其屬姓教之敦厚示之省約以振其風靡斯寖隆寖昌寖流寖長之道也余觀何氏譜載先世行事咸質直忠厚又觀太守公居官長者不侈世好故知垂範者遠矣嗚呼何氏其世有興者乎

## 錦冰集敘

錦冰集者津南陳公在禮部時作也按唐舊說儀部員外郎號瑞錦窠祠部稱爲冰廳公在部十年過歷四署而居儀制祠祭最久已從祠部郎中出守荊州

乃裒其集題曰錦冰蓋公所以深造厚蓄者得之二司爲多也余忝朝籍得交海內名士南宮爲盛蓋諸曹咸綜理叢劇而南宮所掌皆　國家徽章鉅典禮樂制度之事望優而務簡士大夫得以餘力寄意于文翰今觀公集贍才麗藻花爛暎發又綜故實達時宜有閎衍深沉之思蓋力優則造深慮閒則思睿故也夫士操翰摛藻欲有施于世者何可勝道然卒鮮有聞者何則才局則拙之而愈促故畀賦者不可強務劇則負厚而慮疲公既卓犖多奇家承世學優游蘭省慮殫神凝才儁而又成之以遇欲亡傳得乎顧

余所深惜者以公素所樹植弟令寘諸闕庭間必且爲　國家彰黼黻之文揚治世之音而鴻漸之翼阻于一麾茲其故余未之解矣夫器有所宜而音有所諧夏瑚周鼎朝廷之器也以陳於闤闠則視者駭朱絃疏越清廟之音也以鼓於委巷則聽者疑故余覽公集感其先後殊遇再三興慨世有識器審音自當辨之余言非諛也陳公閩人先世有絅齋先生恥菴先生幷以學致通顯至於公猶光云

## 種蓮子戊午稿序

往甲寅不佞以病謝歸僻在林里談藝之侶屨絕於

巨價遼殿下好名重士時以文翰相與於蛩響空谷遂忘其闃寂焉丁巳不佞再忝朝剡今年秋以使歸謁王王手詩三冊曰此近稿也不佞受而讀之爲詩二百餘首他作亦稱是考其日月則自春徂秋方數月而已何篇什之鉅盛而文采之工縟乎葢天稟超軼有兼人之資得司契之匠其所著述雖不效文士踵躡陳蹟自不外於矩矱每酒酣賦詩輒令坐客拈韻限句倚次比律縱發忽吐靡不奇出或險韻奇聲人皆燥吻斂袂莫能出一語王援毫落紙累數百言而穩貼新麗越在意表傾囊瀉珠纍纍不匱故其著

述之富如此誠令與綴述之士應制分題爭場競捷則東方之袍不屬於之間矣夫人之材品不同或注興立就或槩日乃成而談者咸右緩步之工謂疾趨之卒嗟乎此可以語中常者耳夫世所以尚騏驥者謂其立至也所以貴鏌鎁者謂其立斷也若曠日積晷則鉛刀効于一割駑馬可致千里故曰兵寧拙速未覩巧之遲也于文亦然曹子建李太白文壇之飛將也或七步而紓偉詠或搖筆而賦清平即其文粗者猶足以方駕朋儔沾潤後代世豈以是短之哉不佞讀王詩往往稱說曹李而王逸才俊氣畧與之埒

豈千里之種必產於渥洼耶然子建沉抑東阿太白飄淪江海而王鍾毓特異禍與才齊則天之所賦厚脆又殊矣不佞謭陋爲文數日才揆一篇輒又棄去然卒無以踰人而王謬以爲談文之契屬題評寇序辭不獲命僭爲序諸晉簡夫下乘末品望騏驥之絕塵當跂踔喘汗之不逮又烏能窺其步驟哉王栖心玄勝 今上錫以眞人之號又獻材助國捐祿救民皆被勑獎語具津南陳太守序中不具論論其文如此

贈霽翁尊師吳老先生督學山東序

往嘉靖丁未海內通載記之士畢試於禮部是時翰林陳先生比部吳先生寔董校閱僉中試者總二十有二人夫二先生皆世所稱通識鉅儒也諸士徼時厚倖獲所依歸及奉教於二先生久則見其行議卓犖有瑰瑋鴻廓之觀僉私心幸慶之焉竊計以爲如二先生者誠令專造士之業董作人之任以其學樹幟於時則所振起當不啻吾曹千百而陳先生則在內庭以論思獻納爲職不得處外居數年會山東督學缺部議視諸曹中文行最著者咸莫如吳先生遂以先生行乃居正竊竊言於衆曰今茲先生之學且大

行矣大樂之於馬也不擇駑良然得騏驥騕褭則其御愈精倕之於材也不較枉直然得楩梓豫章則其工愈妙夫山東者齊魯之區其綜於儒學蓋自古記之矣斯亦先生之騏驥豫章巳雖然願有以質於先生居正少時見諸學士鉅公稱人之文曰某人也文也他日且爲節士巳而果節士某人也文也他日且爲才卿巳而果爲才卿彼所閱者不越篇章觚簡之間而稽終究用如執左券以待合靡不應者今世學者含菁咀華選詞吐豔蓋人人能矣至究其實則或行業盭戾先後殊詭也豈昔之學者達於衷而今之

學者辯於口耶夫樸質而嬙飾則視者眩華櫝而棄石則賈者唾故衮言者棄德之實也縟采者彫朽之飾也攘竊者剽文之宄也把波者塞源之贊也士有此四者即燁如春華奚益矣夫志意不一不可以議行趣舍滑觀不可以識眞且欲興復古學以新士業唯在抑浮端習哉異日者見齊魯諸生某也節士某也才卿曰此吳先生之徒也則居正輩且却三舍避之矣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終

#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九

## 辛未進士題名記

隆慶辛未禮部大比貢士中式者四百人於 廷
皇帝臨軒親策問以隆禮敦讓化民成俗之道賜張
元忭等及第出身有差巳所司循故事請立石太學
題名有 詔令臣爲之記初臣典試南宮諸士實繇
臣以進故 上使臣記其事臣旣閱其甲第姓名乃
竊歎曰夫諸士之托名於貞石也將以蘄不朽也聞
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然自書契以來士
之殫精神於毫素期以爲後世名者衆矣今世所稱

名家大方可指數者無幾耳乃默識躬蹈之士倜儻非常之人雖不蘄以言傳而隻辭片語往往見稱於人或勒諸金石守爲著蔡無敢忽焉何哉天下之物必有其實而後乃發之於華芳林墮蕋採擷遺英色非不鮮彩非不炫也乃不終朝而萎薾者無本故也故德與功本也言華也道德有諸中於是以宣其蘊蓄則爲有德之言而德非言之所能盡也功績底於成於是以述其梗槩則爲後從之言而功非言之所能盡也惟不得已而發之於言而言又不足盡其蘊斯其爲言也聽之而有味愛之而必傳蓋古之所爲

者以此向也臣固聞諸士之言矣今旣因其言以貸名於朝又勒名於石則諸士之所蘄於後世者亦徒以其言而已乎其猶未也夫德與功與言者析之則三揆之則一德與功待言而言不出於德功者未能傳也今諸士抑首受書幸一旦離蔬釋屩而登天子之廷其德與功且未見其端倪也而獨以其言蘄名於後世庸詎能乎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修詞在立誠以存忠信則其爲言也孰尚焉諸士其亦務所以進德居業者以自樹其本而後修詞以立其誠由是令名載而行

之雖與天壤俱敝可也不然則昔之植碑沈石者慮
陵谷之有變遷而其名不可磨也今陵谷未改而其
言已澌盡矣毋啻并没燕山之石可勝用乎然其德
政至今猶在人口者則非徒恃以言耳故臣以爲不
朽之圖在此不在彼也是科也貢於南宮者三百
十人前科附　廷對者　人合四百　人

懋修謹按故事會試主考者郎記題名辛未當先
父而是科張陽和鄧定宇二公屢爲請索先父以
機務未暇遂延至五科俱未鐫記張鄧二公每以
爲言適先父作記已成而二公又以差去不及催

請此記遂久留書記所而先父告終二公俱不在
京師矣其後癸未禮科以五科無題名記缺典爲
請　上命自内閣以下詞臣撰補之而五科缺典
始完懋修亦不知先父親筆書記乃在記室所也
遺笥之手澤空存公庭之貞石未勒梓此以存凡
以先詞林之逋乃辛未諸公咸未之見也

## 京師重建貢院記

今　天子踐祚之三禩新修貢院成其地因故趾拓
旁近地益之徑廣百六十丈外爲崇墉施棘徼道前
入左右中各樹坊名左曰虞門右曰周俊中曰天下

文明坊内重門二左右各有廳以備譏察次右曰龍門踰龍門直甬道爲明遠樓四隅各有樓相望以爲瞭望東西號舍七十區區七十間易舊制板屋以瓦甓可以避風雨防火燭北中爲至公堂堂七楹其東爲監試廳又東爲彌封受卷供給三所其西爲對讀謄錄二所簾以外殖殖如也翼翼如也後爲聚奎堂七楹旁舍各三楹主試之所居也又後爲燕喜堂三楹東西室凡十六楹諸胥吏工匠居之其後爲會經堂堂東西經房相屬凡二十有三楹同考者居之簾以内渠渠耽耽如此其他庖湢庫舍所在而有明輿

向背咸中程度其規制名額雖仍舊貫而閎麗爽塏
邃密縈奧視舊制不啻三倍工始於萬曆二年三月
以明年九月告竣計庸三十六萬有奇費以五萬金
既告成事於　上於是司空郭公率其屬請予爲文
以記之按京師貢院始於永樂乙未是時考卜未定
文皇帝以巡狩御行幄庶事草創其所舉士秋試不
過數十人春試率百餘人故試院規制雖頗陿隘亦
僅能容及燕鼎既定人文漸開兩畿諸省解額歲增
士就試南宮至四千有奇而貢院偪隘如故又雜居
民舍間余爲諸生就試南宮及官詞林典試文武士

數遊其中恒苦之自嘉靖間建議者咸請改刱西北
隙地或言東方人文所會宜因其趾而充拓之以從
新然旋議旋輟未有必然之畫也今　天子始俞有
司之請一旦煥然易敝陋而爲閎麗士之挾策而來
者不啻若登龍門探月窟矣嗟乎振敝維新固自有
時舉二百餘年之陋制一旦建爲堂構巨觀非振奮
烏能有成哉嘗謂創始之事似難而實易振蠱之道
似易而實難室巳圯而鼎新之易也鳩材庀工而巳
惟夫將圯而未圯其外窿然丹青藉塈未易其舊而
中則蠹矣匠石顧而欲振之閫者必以爲多事而弗

之信其勢不至於大壞極敝不已也　明興二百餘年至嘉隆之季天下之勢有類於此者多矣紀綱法度且將陵夷而莫之救有識者憂之今　天子茂齡撫運嘉與海內更始於是舉二百餘年之將墜而未仆者一切振而舉之然衆庶之見溺於故常令下一年而民疑二年而民謗不曰　上之所以興廢起墜者皆申飭舊章也而曰創行新政也浮言四起聽者滋惑賴　主上明聖不少搖惑蓋五年於茲而後仕者起踖者睹於是海內始知相與歌誦　上德翊戴明主而不知始之振之如是其難也夫論治者怠則

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夫惟能張之而毋怠則自不至於廢而可更故虞廷當治定功成禮樂明備之時而其君臣賡歌以相儆惓惓以率事省成爲言怠荒無虞爲戒蓋恒恐其怠而思以張之也嗚呼繼自今上之取士與士之待用者其亦遠覽虞廷率事儆戒之意感 明主振興才儁之心皆務爲恪恭匪懈爲 國家建久安長治之策其無鶩爲偷安苟祿以負上之事哉

## 司禮監太監馮公預作壽藏記

馮公壽藏在京城西南可二十餘里實黑山之壤聚

爲太監剛公墓剛在永樂時隨　成祖靖難有功公素慕其爲人故卽其地旁而卜兆焉左瞻　城闕崔巍右瞰香山碧雲廣途前舒層巒皆擁氣佳哉鬱鬱葱葱信靈境也前爲大門馳道屬之門內左爲僧寺以奉香火右爲護藏之宅寺宅後爲石樓各一中爲祠堂堂後爲壽藏地繚以周垣樹之松栢左右又各爲塋兆一左則公之名下太監王君喜華之藏右則公弟都督君佑之藏其制務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其工費則以　三朝賜金爲之董工者卽其弟都督君與王君喜也工始于萬曆改元之九月至二年九

月而告成事役既竣公斬余文記其事用垂不朽余惟霄壤間萬物皆有盡惟令名爲不朽今京西之原珥貂貴寵高塚連雲者何限無論後代即今人所與知者幾何昔巷伯興詠于畝丘史游殫精于籀書呂彊清貞承業忠鯁皆並耀四星流芳千古今求其所爲葬地尚有存者乎固知不朽之圖在此而不在彼也公昔以勤誠敏練早受知于 肅祖常呼爲大寫字而不名無何即超拜司禮筦内政嘉靖丙寅迎立 穆宗皇帝以功廕其弟侄數輩 穆宗不豫 召輔臣至 御榻前受 顧命公宣遺 詔音旨悲愴今

上踐祚奉　先帝遺命以公掌司禮監事適余得
上召見於平臺付以國政宮中府中事無大小悉諮
於余而後行未嘗內出一旨外干一事調和　兩宮
贊成　聖孝侍　上左右服勤備至凡　宸居早暮
出入飲膳皆有常度暬御供事皆選端愼者以充
上日御講幄無間寒暑公惓惓勸學侍立終日日無
惰容凡宮中冗費悉從減省務在節財愛民如大庖
減供御惜薪司裁去柴炭御馬監省芻豆數皆公所
奏施行余每對便殿從容語及國家事有關於君德
治道者公必導　上曰先生忠臣　先帝簡托以輔

上者所言宜審聽之　宮壼之內尤極嚴肅有干紀者悉置之理雖所厚亦不少貸故　上以沖齡踐祚中外寧謐　宮府清晏蓋公之力爲多語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今以公建立視古巷伯之倫何讓焉誠由此永肩一心始終弗替雖與霄壤俱存可也又奚竢於壽藏而後永乎然窀穸之事人所諱言也而公乃預爲之達也嘗以　賜金用彰君賜忠也制用質朴不爲厚瘞智也愛其身施及其弟葬其屬仁也此皆卽事可紀者因畧述公之行誼與其作藏日月勒之於石俾後來者覩焉公諱保常山之深州人

懋修謹按先父之與馮司禮處也亦官府相關不得不然謝世之後言者用爲罪端今觀其與頎藏文惓惓勉以令名固非阿私賄結者曾記萬曆丙子年司禮之侄都督馮邦寧者以貴倨使酒凌市人適遇先父長班隷人姚曠者勸之邦寧手搤姚曠曠即捽碎其衣帶同赴朝房禀先父先父即致一帖與司禮云其侄之使酒失儀宜戒飭馮即杖其侄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方得與朝列按此一事即士大夫之賢者猶不能無護短之意作於言色而馮君信先父之深竟割愛處斷可見先父當

主少之時於左右侍近其調處之術可謂深矣不然以先父之嚴毅使左右不服其調處亦將奈之何哉苦心國事者自當有推諒其衷者矣余言雖嫌由父子之私衷似乎違衆非之極詆然已幽沉之善安忍避私畏違而掩之乎

## 遊衡嶽記

山海經衡山在中山之經而不列爲嶽豈禹初奠山川望秩猶未逮與舜典南巡狩至于南岳今瀟湘蒼梧故多舜跡殆治定功成乃修禋祀與張子曰余登衡嶽蓋得天下之大觀焉十月甲午從山麓抵岳廟

三十里石徑委蛇盤曲夾以虬松老桂含煙裊露欝
欝葱葱巳不類人世矣余與應城義河李子先至禮
神畢坐開雲堂湘潭會沙王子漢陽甑山張子乃從
他間道亦至同宿是夜怳然若有導余升寥廓之宇
者躡虹梯憑剛飈黃金白玉幻出宮闕芝草琅玕璨
然盈把殆心有所憶觸境生念云爾乙未晨從廟側
右轉而上仄徑縹緲石磴垂接懸崖巨壑不敢旁瞬
十步九折氣塡胸臆蓋攀雲捫天若斯之難也午乃
至半山亭去嶽廟十五里五峰背擁雲海盪漾亦
勝境也飯僧舍少憩復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間

望芙蓉煙霞石廩天柱諸峰皆摩霄捕雲森如列戟爭奇競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藏諸峰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峰首則諸峰顧在屐底若揖若退若瀕若拱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峰晴雪飛花洞庭之句蓋實景也旁睨蒼梧九疑俯瞰江漢紘埏六合舉眦皆盡下視連巒別巘悉如培塿蟻垤不足復入目中矣同遊者五人咸勒石紀名焉暮宿觀音巖巖去峰頂可一里許夜視天垣諸宿大者或如榼盂不類平時所見也晨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爍爍若丹鼎之方開少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于洪鑪旋

磨旋瑩蒼茫雲海之間徘徊一刻許乃掣浮埃而上噫吁嘻奇哉偉與山僧謂此日澄霽實數月以來所無往有好事者候至旬月竟不得見去而余輩以拙秋山清氣肅乃得快覩蓋亦有天幸云然心悚神慴不能久留遂下兜率抵南臺循黃庭觀登魏夫人昇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廣寺方廣在蓮花峰下四山重褁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響泉聲徹數里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幽草珍卉夾徑窈窕錦石斑駁照爛丹青蓋衡山之勝高稱祝融奇言方廣然磵道險絶嵓壑幽邃人罕至焉暮謁晦菴南軒二賢祠宿嘉會堂

夜雨曉起雲靄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徑道亦絶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謂不復似世中人矣止三日李子拉余衝雲而下行數里所倏見青雲霽日豁然中開問山下人乃云比日姝晴乃悟向者吾輩正坐雲間耳又從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居瀑泉灑落水簾數疊挂于雲際垂如貫珠霏如削玉飛花散雪縈灑衣襟巖畔有沖退石大可徑丈列坐其次解纓濯足酌酒浩歌當此之時意愜心融居然有舞雩沂水之樂誠不如簪紱塵鞅之足為累也是日石棠李子亦自長沙至會于嶽廟同返自甲

午迄辛丑八日往來諸峰間足窮于攀登神罷于應接然猶未盡其梗槩也聊以識大都云張子曰昔向平欲俟婚嫁已畢當徧遊五嶽嗟乎人生幾許時得了此塵事唯當乘間自求適耳余用不肖之軀弱冠登仕不爲不通顯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會心處輙怠返焉蓋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適其性乃可永年要欲及今齒壯力健即不能與汗漫期於九垓亦當徧遊寰中諸名勝遊目騁懷以極平生之願今兹發軔衡嶽遂以告於山靈

後記

張子既登衡嶽數日神惝惝焉意罔罔焉類有擊于中者蓋其悟也曰嗟乎夫人之心何其易變而屢遷耶余前來道大江遡漢口而西登赤壁磯觀孫曹戰處慷慨悲歌俯仰今古北眺烏林傷雄心之乍衄東望夏口羨瑜亮之逢時遐想徘徊不知逸氣之橫發也繼過岳陽觀洞庭長濤巨浸驚魂耀魄諸方溟涬一瞬皆空則有細宇宙齊物我吞吐萬象并羅八極之心及登衡嶽覽洞壑之幽邃與林泉之隈奧慮澹物輕心怡神曠又若棲真委蛇歷遐蹈景之事不難為也嗟乎人之心何其易變而屢遷耶太虛無形茫

旻漠泯澒濛鴻洞云爾日月之迭照煙雲之變態風雨露雷之舒慘淑氣游氛之清溷日交代乎前而太虛則何所厭慕乎卽太虛亦不自知其爲虛也夫心之本體豈異於是耶今吾所歷諸境不移於舊而吾之感且愕且愛且取者顧何足控摶乃知向所云者盡屬幻妄是心不能化萬境萬境反化心也夫過而留之與逐而移焉其謬等耳殆必有不隨物爲欣戚混溟感以融觀者而吾何足以知之

## 襄陽府科第題名記

汪大夫守襄陽之三年諸大令旣舉乃惟章表人物

以興士勵俗耶　明興以來郡中科第之士總百十人出諸屬邑者咸附焉勒石學宮虛其左方以俟來者而余適以使事道漢上爲記其事夫自我　國家以科目選士士生此時即行若由魚才懷管簫非是亦無繇以進顧一切皆限以科條桀驁雖絕材奔駟亦必頫首屈就羈靮而足力稍後者又輙有頓躓之虞故襄陽爲楚中鉅郡然二百年來而闔郡之士登名科第者才百十人而已可不謂希覯而闊聞者哉然余聞之古之覘國者恒視其有人無人以爲彊弱夫謂國有人者非肩摩轂擊朝市皆盈也而無

人者又非宮府左右盡皆虛也得士與不得士而已夫得則以一二人重於千百不則以千百人輕於一二故馬不必擁軸要之齊足木不必蔽乘要之中墨夫士惡可以多寡言哉　國初之取士或拔於臺隸或舉於三老或奮於刀筆當時號爲制科者率不過百餘人其作爲文詞皆據經義不務剽剥葩藻乃近時人所共姍笑者而名卿碩士往往多出其中功烈施於後世者至不可縷數也今文教大興海内嚮學於是悉罷諸薦士路一切網以科第士爭趨闕下若魚鱗雜遝雲合霧集文學彬彬可謂極盛然考其功實

額相懸也異日者　天子患吏治之不振增頒制額廣羅英儁令窮鄉緜邑皆用科第士以爲長吏其欲興平致理蓋惓惓焉乃求之愈多而呈材愈乏若是者何擿華之悅目固不若摘實之充口故士之適用誠不可以多寡論也余嘗往來襄漢間美其風俗與縉紳大夫處咸質直重厚辯於心而訥於口及聞長老言前輩風烈尤爲恂實爾雅大者以經術取卿大夫輔翊其世主功名著於春秋小者下至郡邑守令咸可稱述渢渢乎固大國之風也如此即百　十人庸可以少稱乎哉夫人材之汙隆由於風俗乃風俗

亦賴人材以成亢桑抱道畏壘大穰縣駒善謳齊右變俗故君子之處世所以制俗者也非由俗制者也將使浮者挽之以就實而況實焉者乎漓者釀之以還醇而況醇焉者乎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後有與者考德論世審名實之所歸察操執之所究斯亦得失之林已若曰整齊其故事而已非大夫意也

學農園記

樊遲請學稼而孔子小之意遲欲躬稼勤苦思以易天下如許行所稱皇農之道並耕而治者故孔子明禮義信大人之學以廣其意如曰能如是民歸之且

有為之稼者何用屑屑自親其事為夫聖賢之言各有攸當世儒見遲鄙嗤於孔子便謂農不足學綺衣燦爛鐘鼓饌玉剝下自潤而不睹其艱苐令此曹得侍孔子詎足以小人嗤之邪昔晉簡文不識稻閉閣三日不出猶有慙色曰寧有賴其末而忘其本者夫天子之尊猶以不知穡事為恥況其下者何敢自逸余少苦篤貧家靡擔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數十畝嘉靖甲寅以病謝自念身被沉痾不能簪筆執簡奉承明之闕若復馳逐城府與賓客過從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謝屏親故即田中闢地數畝植竹種樹誅茆結

廬以偃息其中時復周行阡陌間與田父傭叟測土壤燥濕較種稑先後占雲望祲以知歲時之豐凶每覩其被風露炙熇日終歲僕僕僅免於饑歲小不登即婦子不相賉而官吏催科急於救燎寡焭夜泣逋逃宵行未嘗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穀順成黃雲被壠歲時伏臘野老驩呼相與爲一日之澤則又欣然以喜囂然以娛雖無冀闕躬饎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慼罔不在是旣復自惟用拙才劣乏弘濟之畧惟力田疾耕時得甘膬以養父母庶獲無咎且斯事雖賤非學亦無繇知也因榜其園曰

學農以申止足之義焉或曰農生民之本也周家用稼穡興王業即治天下國家固亦繇力本節用抑浮重穀而後化可興也吾子意在斯乎夫君子志其遠者大者小人志其淺者近者吾儕小人饔飧之不給是虞而又敢有他志且爲菟裘以娛吾生而已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 荆州府題名記

荆州舊無題名定山袁公由祠部郎中出守茲郡三年旣政成民熈公府多暇捜郡志訪遺老得　國初以來太守若干人同知通判推官總若干人紀其遷

按年月并勒於石以傳永永其中或用賢能取卿相顯名當世鴻猷遺惠至今詡之不衰或但有姓名考其樹立莫可稱述後之覽者必將有感焉斯亦得失之林已居正既得覽觀前守行實因以慨風俗之盛衰乃喟然稱曰嗟乎夫弛張之道豈不由世變哉余聞里中父老往往言成化弘治間其吏治民俗流風茂如也是時　明有天下幾百年道化汪濊風氣純古上下俱欲休息乎無為而荊州為楚中巨郡戶口蕃殖獄訟希簡民各安其鄉里親愛長吏長吏出行旌麾前導社中兒羣遊嬉車側不知走匿蓋其風純

至如此太守以下率八九歲一易卽無他異能而因常襲故亦稱賢能當其時治之爲易其繼也醇俗漸漓網亦少密矣一變而爲宗藩繁盛勢權撓正法貧於隱蔽再變而冊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并又變而僑戶雜居狡僞權詭俗壞於偷靡故其時治之爲難非夫沉毅明斷一切以摘奸剔弊故無由勝其任而媮快矣然則地豈有難易哉流俗漸靡使然耳語曰聖人不能違時振敝易變與其時弛張亦各務在宜民而已居今之時用曩之治欲因常襲故以希治平譬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亦必不可幾矣是風

俗之變也嗟乎　明興財百九十年而變已如是吾安知繼今以往其將變而厭棄今俗以復古之敦龎簡易乎抑將變而愈甚以至於莫知其所終乎後之治者非隨俗救弊又將安所施乎是皆不可知也姑記此以俟來者

## 宜都縣重修儒學記

庚戌之春余用侍從請告歸故郡宜都教諭魏大濟來移書曰宜都舊有學也歲久寖敝薦紳先生學士大夫游其中者咸思以新之而未能嘉靖乙巳會稽陶侯來守茲土大濟則間以是謀之侯慨然曰是在

余矣會天大雨江水溢巨木浮江而下取以爲材省費之什二乃爲堂爲廡爲祠又置學田五百餘畝以繕祭器給師生之廩祿自他舊制有不當於人者俟皆一新之於是百年之廢一朝具興厥功茂焉乃大濟與諸生則願以其事紀之於石以垂不朽史張氏乃言曰余聞之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傳曰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信哉是言也夫法令政刑世之所恃以爲治者也言道德禮義則見以爲希闊而難用然要其本則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爲用易見而禮之爲教難知故古之

王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皆所以整齊人道敦禮義而風元元者也今議者不深惟其本始驚爲一切之制以媮快於一時夫教化不行禮義不立至於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將無所措其手足當此之時雖有嚴令繁刑祇益亂耳烏能救斯敗乎由此觀之道民之術在彼不在此也宜都環数里以爲邑處僻遠之區吏復不能加意以振起士習数十年學者益落然陶俟一新學而人皆訢訢薦紳先生學士大夫咸相與踴躍讃嘆改觀而思奮延及齊民亦無不被服於德教者此其轉移化道之機蓋有不

言而風行者矣故上之化下猶影響也何必政刑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而喜之豈為一絃歌足以治武城哉在以道化民漸漬以禮樂而孔子取焉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也若陶侯所謂君子者非耶雖然人知陶侯之功矣猶未悉其深意自孔子没微言中絶學者溺於見聞支離糟粕人持異見各信其說天下於是修身正心眞切篤實之學廢而訓詁詞章之習興有宋諸儒力詆其弊然議論乃日以滋甚雖號大儒宿學至于白首猶不殫其業而獨行之士往往反為世所姍笑嗚呼學不本諸心而假諸外以自益祇

見其愈勞愈敝也矣故宮室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觀也學術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久也陶侯不憚改作以新宜都之學宜都之士亦必不憚去其舊習以自新其學繼自今儻有閲聖人之宮墻而升堂入室者詎知非吾言啓之與

## 荆門州題名記

荆門州者故荆州府北鄙也今　上龍飛漢郢陞安陸州為府割旁郡屬邑以益之乃荆門又改隷承天焉古稱東南形勢荆襄為吳楚上游襄陽北距宛洛荆州西控巴蜀而荆門介居荆襄間唐鄧瞰其腹脇

隨郢益其肘臂南望江陵勢若建瓴重關複壁利以阻守運奇制勝亦足以衝敵人之肘脇故稱荊門言隘地也詳其名義度其要害迺知改隷之議漏於是矣天下幸而無事關門夜啓行者不道儌守者不執戈雖有險無所用之即一旦狗吠於垣烽烟乍警則步仞之丘阻於崤函尋常之流畫爲天塹矣況此州當南北要衝爲荊郡門戶噫其可忽哉余聞長老言始荊門隷荊州時人物殷富蓄積盈囷食山澤之利民至老死不睹市廛今密邇潛郢供需百出又當九達之逵冠蓋往來項背相望必不如意即被遣斥長

吏奔走救過不給而其民亦頗飾詐狡獪鶩爲一切苟免無周身之慮蓋舊俗之已久矣夫財不足則爭信不足則僞爭與僞大奸之所資也何以守險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贍而禮義生即有大姦盜莫之敢乘昔者孔子之論政曰足食足兵而民信之非甚不得已不敢去一故善爲天下慮者毋使至於不得已也夫欲先事彌患息民固土唯在拊循愛養哉唯在拊循愛養哉按南宋時荆門爲邊郡自象山陸先生守是州倡明道學以易其舊俗又積貯築城爲守禦之備荆門遂爲重鎮然先生收之於瘡痍凋瘵之後

而今也養之於國家全盛之日程時度力難易又殊矣余嘗讀先生錄至所謂分別義利之辨者乃使人斤斤焉神竦心惕及過荆門謁先生祠下又低回久之不能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苟有志於斯民者伐柯之則夫豈遠哉荆門舊無題名州守戴君同知鄒君始創爲之戴君精敏而孚惠鄒君愼清而端慤皆能其官故余志之亦以告後人

## 重築松滋縣城記

嘉靖乙卯松滋尹張君家傳祗任二年釐正百務積滯具舉乃爲文抵當路曰邑故有土城歲久且圮里

甲約斂民財歲歲補葺而奸民陰竊其利乾没自潤實無益於秋毫城圮如故今獨不可規久遠一切用磚石俾奸民無所規其利而邑以永寧且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終省竊與邑中士大夫父老熟計之皆以為修之便於是分守大叅鶴峰柳公分巡憲副槐溪孫公郡守定山袁公咸報曰如令議適歲大稔遂用其年八月始事君乃捐俸酌贖庀公約費民爭趨之至十月工竣為城八百丈甃以巨石扃以崇闢井幹樓櫓靡不宏麗屹屹為巨觀矣異日撫治檄列郡督所屬州邑城垣宜修者所司竟持空文

塞責莫敢爲先乃張君以實奉行不憚一時之勞而建百世之利民不告瘁大工克就厥功茂焉史張氏曰余讀周詩至兔罝之章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嘗嘆以爲文武之初治化旁洽膠結民心雖兔罝之野人皆可以爲干城扞禦何其盛也其季也疆圉多故在位者多曠諸大夫憂之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勞役不已曰土國城漕吁又何瘁也豈所謂盛世之守在人季世之守恃險耶在人者無形之險也恃險者有形之險也然亦時異世變有不得不然者　明興百八十餘年屬　國家隆運者內無鷄鳴狗盜之警

民至老死不見兵革可謂極盛矣往時東南瀕海之區劇縣數十富甲天下無城守扃鑰之限及海寇竊發長驅諸郡民皆駢肩束手莫之敢攖何則事變起于倉卒而人心狃于治安此必斃之道也夫無形之險旣已靡恃而有形之險復不加修則是束手駢肩俟斃已也松滋西接夔峽面江阻山卽有緩急亦要區也人之恒情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時屬清泰未睹其利害一旦有不測則是城所繫豈直一手一足之爲烈哉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茲役有焉庸紀其事以垂不朽張君名家傳浙之鄞縣人果毅有爲

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脅承奉承奉終不爲動王乃召承奉繆爲好語曰而不知予之爲病耶事成而有後主而富貴可長保獨柰何爲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以報顧此事涉欺罔法例嚴甚王子非眞子外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令王謬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紿奪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既見欺無可柰何憤以首撞壁大叫曰生不幸爲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爲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即閉戶自經繩欲絕會

有救者得甦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
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閹語及
孝廟時輙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奉憶往事
猶能歷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夫地之美者善養禾君
之仁者善養士何　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廝隸
亦莫不有大臣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爲利
回不爲威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内庭筦
樞密如近時輿安懷恩輩詎足多哉余以是知
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王承奉蓋弘治間人也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九終

[illegible]
[illegible]帝之[illegible]入[illegible]末矣王[illegible]來溫以治間入也
[illegible]容知所[illegible]安[illegible]國堂[illegible]見多故命以追[illegible]
[illegible]不為賊[illegible]雖社夫吉士何以而[illegible]令以內[illegible]
非莫不有大臣風節[illegible]鞠其臨議其正教然不[illegible]
又仁者善求士何[illegible]時入物之[illegible]乃[illegible]
[illegible]能歷[illegible]之也請具別[illegible]中夫地之美者善[illegible]
[illegible]所將職[illegible]有頃[illegible]入歸[illegible]見王乘輿[illegible]
太史張夫曰令在史局[illegible]輔車請老[illegible]語及
[illegible]者[illegible]日[illegible]大明以及國人[illegible]

#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

承天大志紀贊

## 基命紀

臣聞帝王之興其先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以肇基明命而濬發厥祥昔周之盛大命既集乃詩人頌述休美必遡其自於文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蓋文王不回之德式克昭事於天受帝祉而施子孫假哉天命由此乎基也我　皇上應期挺生膺圖握紀御萬年之明盛陟三五之登閎駿命之隆超軼有周遠矣實由我　獻皇帝天縱聖哲日

躋誠敬淵仁厚德邁於周文而　章聖皇太后明章婦順又於太姒徽音有加美焉積功累仁祈天永命由來遠矣是以忻豫通於上下精誠貫於神明上帝眷歆篤生　神聖纘紹丕圖光昭鴻業由樸棫之化宣下武之光本作豐之功成宅鎬之烈天錫顯號胙社曰興固昭代中興之基所由肇也夫蓄基厚則發之必弘嗣德昌則培之愈固　二聖宥密所基旣厚且弘而　皇上又振耀前猷茂恢令緒德總百王規摹萬世以永凝佑命寖戠昌明曷有紀極臣稽實錄所載　二聖肇基帝業紀其猶大彰著者列於首篇

以徵世德作求上景祚於萬禩云

賛曰古稱河間好文東平樂善非有甚盛德事也然且遞哉乎希聞矣彼藉尊崇而富有無萬幾之統業克懋乃德固已難矣若乃慎修永圖敦仁廣澤且天立厥配懿美並耀其又可易得哉惟我　二聖積厚流光教順成俗內外和理誠前聖靡得而兼焉觀夫寅畏上帝則唐堯之欽昊天也宣布慈惠則虞舜之洽民心也訓恭務嗇則神禹之克儉勤也屏嗜黜玩則成湯之遠聲色也昭垂女訓則慶都之育神聖也耿光大烈炳炳巍巍天人之道備矣夫擅一德居一

功猶足以承休垂祐矧夫備美統善格天心新駿命舄奕千載者哉敬識其大者昭示方來俾與天壤無極也

## 龍飛紀

孔子叙書斷自唐堯贊之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堯以上先天開人所可述者多矣然皆闕而不載而獨於堯亟稱焉豈非以其蘊德最隆際時尤盛起唐都而為天子乃天之所特授者耶漢文而下無庸論矣惟我 皇上應五百之昌期承 二聖之積慶天人協順爰自興邸入纂丕

圖萬邦黎獻靡不快覩焉曰　聖天子今之帝堯也
夫史稱帝堯其德如天如神光四表格上下生而感
赤龍之祥即政而榮光出河龍馬銜甲其事神矣我
皇上弘仁天覆大智神啟既與廣運之德異世同符
而河清雲慶祥光燭天　帝王之有眞又巳炳示幾
先效靈神寶即赤精榮光龍馬之應未足以喻其宏
顯也於是　膺曆數順人心　龍飛五位開泰運恢
帝紘視放勳有光焉非天所特授其曷有此哉昔者
宸蹕之渡河也父老相與歡忻頌述曰吾　聖主始
生此河清者三日黃河清　聖人出今果然矣是天

下之鼓舞闓懌莫不尊親又不待時雍協和而後為
康衢之歌華封之祝矣巍巍乎大哉同天同堯一人
而已謹述　天命本　帝德推人情著之茲篇與陶
唐並稱焉

贊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夫聖
人之以位為寶也豈徒崇高富貴云哉其畜德宏而
備道廣志在生民而量包天地匪位將無以究厥施
耳龍之為靈也道能神化然必乘雲氣凌太清茫洋
窮乎玄間然後能霖雨下土而澤被九垓聖人之於
位也亦然故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孔子

繫之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皇上德合天地明並日月序叅四時先後乎天而不違正易之所謂大人也　乘龍御天德廣被而道大施懷生之類靡不霑潤乎汪濊之澤洪鬯茂和信矣哉雲行雨施天下平矣　登極之日時雨霑旱萬象咸新豈非天固示之以象哉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詩曰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天之所申佑斯爲億萬年無疆之休也

聖孝紀

臣聞古先哲王立愛以教睦率德以興行盖未有不

以孝理天下者然盡倫立極則惟至聖者能焉是以
孔子序列古之帝者獨稱舜爲大孝武王爲達孝豈
不以二聖人者尊養之至繼述之善固往哲之尤盛
者乎惟我　皇上冠道履德體睿窮幾固已總百王
之條貫包萬善而時出矣乃　天篤至性於事　親
尤肫肫焉粤自中興丕膺　新命永惟我　皇考
聖母哉佑之恩昊天罔極故　踐祚之初首　命廷
臣議舉尊崇之禮而當時議者率牽章縫之謏見執
叔季之陋儀紛紜靡定時厪　睿思　親賜折衷然
後觀其會通協於禮義　鴻號之稱定則一本之義

昭　宗祀之禮成則嚴父之教顯卜藏之事謹則慎終之慮悉省巡之政舉則時邁之頌興至於　山陵所在永懷周慮備物盡制又極詳且悉焉蓋自書契以來舜武之後光揚恢廓之典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夫　聖神廣運德莫大焉　光撫函夏尊莫尚焉化隆休洽時莫盛焉以德則本茂履位則道光治隆則時豫三者備矣用能修曠古非常之典以成帝王極至之孝然則所謂盡倫立極者非我　皇上其孰能之孔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皇上盡宗子之道建三極之中愛敬通於

神明德教刑於四海　神人禔福靈貺駢蕃休哉臻
兹蓋有錄矣顧臣愚不足以仰窺　聖德大孝之全
第錄其係於舊邦者如此云
贊曰臣伏讀　獻皇帝實錄我　皇上七歲授孝經
即問　皇考以先王至德要道之義　皇考喜甚他
日以語侍臣無不頓首賀者臣仰而嘆曰大哉　聖
人之孝乎　聖性得之　天所授也異日者　大禮
尊稱及　明堂　宗廟　山陵巡省諸典禮蓋重且
大矣　皇上聖不自聖每一舉事即徧詢羣臣可否
當其時薦紳韋縫之士簪筆待問者雲集　朝廷然

每議下輙惶顧咨度莫知所裁且或誕其說而左焉
迫我 皇上睿思英斷折衷羣言詞宣爲經動協於
義羣臣稟 聖謨受成晝奉而行之驗之往古質之
經義無一不契者然後相與惶悚慴服嘆 神聖之
莫及也繇此觀之 聖孝根心非 天所授詎能然
乎且夫折衆疑而闡湮典 大智也不阻不回斷之
在獨 大勇也修義明禮萬世爲則 大烈也廣愛
覃恩以幸海內 大惠也承天道順人情上下和洽
嘉祥屢降 大順也然皆自 尊親一念以始之信
乎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矣

大狩紀

臣聞古者天子五年一廵狩狩必遍於四嶽則夫荆襄隨郢之域固南嶽所適奠也是以堯廵丹水舜覲南后攷其政教之跡類帝懷神輯瑞覲牧禮問百年歸格藝祖至爲明備然未有躬萬乗而爲其親勞者也仰惟我　皇上堯仁舜孝超軼前古粤自藩封入登　大寶緬惟　皇考山陵遠隔未申展謁之忱及後　慈聖上仙議將南祔又以窀穸事重必求允臧遂乃　躬御六飛弭節純出周回遠覽審觀厥祥圖之再三其兆乃定於是退而　御行宮朝諸侯燔柴

燎享　上帝修秩祀以懷柔百神明黜陟以震疊羣
辟發　德音以鎮撫遺老敷大賚以綏惠罷氓　神
人之禮既該上下之情以洽猶慮久役之勞民也星
馳電邁振旅而旋當其時輿巖窮谷之民戴白垂髫
之衆莫不聳觀駭聽雀躍行謳驩聲震乎雷霆濊澤
溢於江漢蓋自唐虞以來　聖帝時巡之轍復見於
今日矣然其始也本以篤　二人之永懷其既也遂
以修千古之曠典　弘仁大孝一舉兼該斯文前軌
未聞殊常之盛事經生學士所爲誦說而難遭者也
臣謹㑹　大駕發軔之初迄於　回鑾列次其事以

上繼詩書之盛且侈鄧人千載一時之遇焉

贊曰君人者出王遊衍莫非天也豈不信哉往者
南巡初議羣臣言盖人人殊矣　皇上稽於有衆斷
自　聖心及　輦輅所經豫順以動以之感人則羣
黎百姓罔不忻戴且道經二千里之餘師行邁數萬
之衆而往返不踰六旬大事定乎萬禩　湛恩渥澤
徽章懋軌一舉而衆善咸集焉豈非　聖孝感孚
聖誠肫至故萬靈衛其出入　九穹爲之綏佑者乎
詩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
王維后夫天之所子固天下萬世之所載以爲后者

也獨郢人云乎哉

　　寳謨紀

臣聞書言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又曰丕顯哉文王謨自昔聖帝明王其豐功駿德旣已措之躬行施之當世矣猶以澤歷久而易盡言無文而不遠於是乎敷之彛訓以爲定保之徵記之簡編以發經緯之藴是以百世之下雖去聖已遠而誦其詩讀其書則模範存焉斯聖人不朽之業所以垂教思於無窮者也我

獻皇帝　聖質天成　睿思神授昔居西館已著英聲及封國以來二十餘年之間絶嗜寡好孳孳典學

國政有暇獨以觚翰自適是以述作之精卓然冠古篇章繁富亡慮數十萬言臣嘗伏而讀之其裁製之恢弘文詞之粹微固無容喙矣乃其屬意纂言皆根極理要闡發性命則研精極深敷暢古今則出經入史雜物撰德則顯微畢具立法申鑒則美惡備彰識深而旨遠義奥而理玄蓋典謨訓誥經世之文天球弘璧希代之寶也昔者淮南鴻烈之著河間考工之篇徒以摛掞藻麗夸詡誦聞非有聖哲之極論道德之奥旨然且樹聲藝苑迄於今傳焉矧　聖謨丕顯流輝宇宙蓋將爲懸諸日月不刊之典豈徒鎮耀楚

域爲法當伐而已哉臣謹分類裒輯幷錄　獻皇后之女訓附載於後用彰我　二聖貽燕之　澤於無窮焉者夫　聖德淵涵精微之蘊則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贊曰昔周人稱文王之文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太姒嗣音佐文德以成周南之化則葛覃卷耳之詩作焉夫古之帝者述德敷言託之琬琰垂範百世若典謨訓誥章章具矣乃若后理陰教以聽天下之內治而能發爲文詞與王者並則縣周而來盖希覯之也

天佑我明　聖神繼作我　太祖　成祖暨　孝慈

仁孝扶玄黃於始泮綴象緯以垂光　御藻宸章
壼範內訓藏之　天府者彪炳煥爛莫可殫述矣而
我　獻皇帝以天挺濬哲之資緝熙聖學覲　列祖
之耿光　獻皇后儷德配天修文翊治嗣徽音於
二后用能佑啟　聖主以隆文明之盛治比於有周
不啻過之矣豈非乾坤光岳之氣萃靈於　昭代出
河呈洛之禎煥發於　今日哉夫雲漢爲章下土同
仰隋和炫彩世所共珍今　二聖之瓌章瑋製播在
寰區惟茲臣庶家傳人誦久矣而臣獨以係之舊邦
者遡周南之首化見文教之所繇興也

御製紀

我

皇上稽古右文經緯二儀闡泄神秘瓊章寶翰炳若日星固萬方共仰以爲彝訓者不獨郢中有也臣滮郡誌顧上紀

御製者何良以

聖德莫加於孝而孝思所寓則

皇考

聖母肇造之邦莫有先焉仰惟

皇上夙承

先訓寤寐不忘繼辟

寢園瞻思如在是故當萬幾之勤事而篤

二人之懷履

天位之尊安而重桑梓之念志意所紓被之金石典禮所定勒之簡書或博諭以該情或簡言以達旨或剖疑以立準或紀烈以揚休鴻篇短什體製雖

殊皆出於　御筆之親裁非臣下所能贊一詞者臣處下土而仰末照固不足以悉其經緯罄其形容然聖心之藴因言以宣苟鈌逸而不載臣之罪也於是集所見聞彙以成帙雖布之朝堂紀之　行在其時其地或有不同以其情寓乎　孝思而事關乎　帝蹟咸連類附之不敢遺焉若夫繹闡　鴻猷敷敭聖治嗣喜起之音而萃謨訓之體者則秘之金匱藏在石室茲不敢具錄云

贊曰夫文之作豈不生於情哉故善琴者鼓宮而陽和升百草坼鼓商而金風應萬葉零非意之也情之

所感者深也臣伏誦我　皇上之製瓌文藻思精工粹麗固非臣愚所能贊矣乃其本原與旨則庶幾竊窺萬一焉盖我　皇上一念純篤之孝由於　天植而倫制兼盡尊養並隆又前古之所未備者是以折衷羣疑則典禮斯定發揮至愛則性術昭宣隨感而彰自然炳蔚盖因心以貫道所謂情深而文明者也薄海內外佩服　聖訓靡不油然興孝弟之心熙然成不嚴之治是豈徒以言語教詔爲哉至德要道所感者深矣彼漢歌大風唐賦慶善止以誇詡驪盛愴懷徃昔巳爾遹追來孝未之聞焉固不足以語此也

書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誦　王
言之大者其尚推本於王心哉

陵寢紀

臣聞炎帝葬於長沙虞舜葬於九嶷今皆在楚之封
域夫南國山川之勝自古記之矣按輿志郢荆之山
發自終南大華而桐栢總其要會析而北為厲山神
農之所育也折而東為白水諸山漢光武之所興也
又折而東南為大洪山結秀於　純德則我　獻皇
帝之劒履藏於斯焉扶輿清淑之氣鍾於斯焉左瞻
聊屈右眺三山章山表其南花嶺踞其北又有汚漢

之水方數千里際天而來縈繞前後山趨水會鳳翥
龍翔信乾坤之隩區陰陽之福地盖天作高山以爲
我 二聖棲神之幽宅以蔭我 皇上福祚於無疆
者也往者 龍飛之始天下竊見 聖衷遠慕有陟
屺之思於是浮言胥動爲遷 陵之請者盖紛紛矣
及後 慈聖上仙禮宜合祔則雖二三輔弼親信之
臣亦靡不瞻顧惶惑而莫之敢主惟我 皇上睿謨
神斷 孝思 天啟始折羣淆决策南祔又 親御
六飛時廵楚服周覽山川形勝躬定 二聖兆域然
後王氣完而 先靈妥典禮協而羣情安盖南北紛

紛之議至是始决焉於是作　新宮備規制置官署
守衛增封表邑勝槩與　孝陵　天壽並峙矣夫
靈山濬源寶藏所出根深柢固枝葉乃繁我　皇上
聖德中興　恢弘大業雖　昊穹之所篤佑而蔭發
於地靈者亦不可誣也臣謹以山川形勝　陵宮規
制各爲一圖用備　九重瞻覽少慰風木之思又每
懷王常寧善化二公主園墓置守冢　命輔臣撰碑
志皆　皇上廣因心之孝愛其所親者亦並錄之云
贊曰先儒謂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終可以當
大事若我　皇上之事　親也可謂致敬致慤矣

顯揚大典旣極其尊崇　山陵又極其慤慎卽如遷
陵一事謀之十有餘年而其議乃定至於庀工襄事
營兆卜吉雖一樹一器無非　聖衷之所區畫　聖
孝之所流通是以靈祇昭格山川毓秀昔爲　睿考
卜兆之時居民感夢其事固已異矣及　慈宮南祔
則山靈托物以告異石之處川后安流而增久涸之
瀼甘露再降於　陵樹昭哉　天之篤我　明祐也
昔漢明帝夜夢其先悲不能寐明旦上陵遂獲瑞露
之應夫一念之誠猶感通如是況　大孝永慕歷萬
年而無替者乎然則　天　親之眷佑我　皇上盖

方興而未艾也

宮殿紀

臣讀詩至小雅斯干盖詩人祝其君考室見祥雲其二章曰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說者以爲周之盛王能興文武之業修復其宮室詩人所爲美也嗟夫先王之德入人深矣思先王而不見思其居處幸覩後王之興也肯搆似續其舊則歡欣嘆美形之祝頌不亦宜乎昔我

獻皇帝天錫名邦受茲赤社膺翼軫以建基奠維垣之丕業蓋夙夜基命恒於斯矣迨我

皇上膺運龍飛入踐

皇極國已化國爲天下猶以

枌榆故里　王迹所興睠懷不置及　六飛南幸光
臨舊邸追惟我　二聖履綦之跡又僾然如將見之
於是即邸第之遺規恢爲新式改藩垣之舊號煥以
鴻名乃營　外朝乃葺　内寢乃建　享殿乃備
潛宮模　帝都而作範勞　睿思以親題宏規華搆
煥日月而壯全楚矣夫以我先帝之澤在人奚啻周
人之思文王而我　皇上似續肯搆飭藩國以天子
之制所以昭　先德繫民思又豈直修復其舊已哉
臣竊揆之使當時詩人獲覩　今日又不知何如其
嘆美歌頌也已臣謹考其規制繪爲一圖而詳其建

置如左用詔我　皇上恢弘締構之美垂之無窮庶幾有鴻筆之臣作爲歌頌以續斯干者乎臣姑俟之焉

贊曰夫聖人之誕生爲天下主也卽其居室所在亦豈偶哉昔黃帝爲有熊國君之子居於軒轅之丘生而神靈竟代神農以有天下史稱聖治爲五帝首而號曰帝軒氏本之以帝所居軒丘云昔我　獻皇帝之初建邦也盖常究度於四國矣爰契我龜卒定於茲錫名曰興　天所命也及　神聖誕生將受赤帝之符啟靈長之祚則有非常之光見於宮中上燭乾

維下徹坤軸遠邇震燀以爲希瑞乃復 御蹕光臨
肆覲羣后修 禋祀之文舉班瑞之典布省方之教
播時邁之頌則向之閟宮藩邸遂化爲 紫宮天庭
帝者之居矣然則黄帝以軒丘而大有熊之號我
皇上以 興邸而啟中興之業後先輝映千古一轍
蓋所謂帝省其山眷顧與宅者斯豈人之所能爲哉
惟我 國家受 天丕命光宅九有 高皇帝定鼎
金陵 文皇帝建都燕薊我 皇上龍飛襄郢三大
都在寰宇間皆據百二之雄勝萃岳瀆之靈秀 鴻
圖華搆鼎峙於南北譬之三垣麗天太乙之所更居

也嗚呼盛哉臣既備　舊邸宮室規制而終之以此

俾三二京四三都者得其攷云

禮樂紀

臣聞儒者之論禮樂曰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

又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語其功化之隆

如此至論其實則曰禮以節文事親樂以樂之又不

越乎庸德之行何哉蓋殊事合敬異文合愛者禮樂

之用而愛敬之施必始於家邦然後舉而措之天下

能四達而不悖也　明興積德百有餘年至我　皇

上以　聖德而居　尊位兼總述作之權　命有司

憲遺經蒐彛典於是制作大備登三咸五光　祖宗之鴻業郁郁乎盛矣然其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用之　郊　廟　朝廷而達諸天下者固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若夫愛敬始於家邦以隆　大孝創爲盛禮備樂總羣議而裁之　聖心者臣蓋得以記其梗槩焉謹條具其禮儀祭告之文及樂章樂器之數爲禮樂紀盖雖未及備　大聖人盡制之全抑儒者所論禮樂之實以基治化者則庶幾乎具於此矣

贊曰記禮者謂禮樂之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今臣

所記禮儀禮器樂章皆有司祝史之事所謂其數云爾烏足以窺　大聖人制作之精乎然因其易者求其難者數舉而義斯寓焉故荀卿有言不知其義謹守其數然則儀章器數又安可略哉矧我　皇上大孝尊親生事葬祭之典其大者固已竭情盡愼斟酌損益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矣乃其登降揖讓之節聲容綴兆之祥亦莫不加　聖心焉極情文之大備舉鉅細而畢該蓋所謂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也昔者孔子睹廟器而知持盈之理聆琴音而思文王之德倘有通玄識微之士能於器數

之間仰遡　聖人之蘊者則有司存焉

## 苑囿紀

臣聞設苑以資觀遊授田以守典籍有國者所不廢也然而靈囿之詠獨歸周文而土田之錫亦惟於魯頌稱之豈非以文王敬德不敢盤於遊田而僖公之賢意者其取於民有制耶我　獻皇帝　胙社於興大開厥宇苑田之制於今可覩記焉臣竊考之而仰見　帝德之不可尚已夫以　宗國藩垣之重荊楚饒沃之區加以當時禮越諸藩分不嫌於厚植　化洽南紀民咸樂於子來即使侈其經營廣其疆理亦

誰曰不宜哉然乃抑畏自將稼穡爲念日儆儆焉無
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奉厥邦常祗若　明命盖
覲于陽春臺賦而不遑暇逸之念可想見也至于土
田宣畝又皆出於　錫予之舊數十年無敢闢焉而
蠲租之令靡歲不下省耕省歛靡時不行是所謂不
敢盤于遊田而取民有制者非耶夫　戒逸豫而尚
憂勤敬也薄稅歛而恤蒸庶仁也敬故　上帝時歆
仁故下民祗協肇基　駿命而　永彰令聞其本深
矣盖書稱文王無逸必繼之以受命享國之永而魯
之所以頌僖公者亦曰受祉而昌大焉理之不誣固

如此於戲此臣所以紀苑田也
贊曰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重父母之所遺
也夫桑梓且然況其所燕適而世守者乎惟我　皇
上至德　天植永懷所以丕承　顯謨昭光振耀者
既罔不備而於此苑田之遺亦惓惓靡忘焉　龍飛
之始即　命戶曹移示守臣若曰惟茲田土其戒兼
并均出納計斂蓄恤災傷所分與諸臣校者悉如故
已而從岵山陽春臺又並創爲亭用勒琬琰以識
先帝登覽之跡一何其注思之深耶夫　皇上統一
萬邦光宅寓內以上林爲苑天下爲田其於　先業

旣已恢弘而昌大之矣顧猶重懷乎此者何哉誠念
夫 慶澤之昭垂而期于 基業之永紹反本隆始
固善繼善述之一端也臣旣列次諸紀而終之以此
蓋 聖德大孝於是爲備云

命戶曹
備而於此哉
上至悳 天植永懷
道夫桑梓且然況其所以肇蹟適而世守者乎 推我 皇
贊曰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重父母之所遺
抑此於戲此臣所以紀逸田也